

大俠救龍子

還珠樓主

還珠樓主著

技擊
小說

大俠狄龍子

第五集

上海正氣書局印行

武俠
長篇

大俠狄龍子

第五集

樓主著

前文凶僧，因忿三姑說話難堪，欲向文麟猛下毒手，冷不防朝前撲去，不料窗外一股掌風，迎面打來，凶僧本要跌倒，身往後退，心再發慌，忘了身後還有一席殘肴，一下撞將出去，連桌椅帶人，一齊翻倒，劈哩叭啞，乒兵叭啞，滿屋杯盤亂飛，殘肴狼藉，凶僧也跌倒在地，惡道正往前縱，三姑雖未把他放在心上，但一想尚有文麟在旁，對方人多，身居穴穴，雖有大援在後，對方怒發如狂之際，也頗危險，心也有些發慌，待要搶前迎敵，耳聽呼的一聲，又是一股掌風由外掃來，惡道發動稍慢，也不致於受傷，祇爲素性陰險，以爲凶僧性暴，必朝三姑撲去，似此勁敵，不乘此時合力夾攻，冷不防下手，萬無取勝之理，又因人較機智細心，看出主人，與三姑嫌怨頗深，於是新仇舊恨，同時引發，上來便下殺手，滿擬凶僧性如烈火，受此奇辱，必和三姑拚命，不料凶僧心有顧忌，又知三姑不是庸手，難於取勝，上來想拿文麟出氣，兩下心意相左，等到瞥見凶僧往撲文麟，方自暗罵禿驢，真個廢物，你殺窮酸，有什麼處，耳聽窗外哈哈一笑，一股掌風，已由側面打來，惡道武功高強，久經大敵，長於應變，耳聽呼的一聲，便知來敵不是尋常，百忙中往旁一閃，本來不致受傷，無如對面還有三姑一個勁

敵，見凶僧惡道雙雙飛縱過來，惟恐文麟受傷，打算將惡道架開，搶向文麟面前，把人護住，再行應敵，剛一掌朝前架去，正趕惡道臨時變招，往旁閃退，三姑情急之下，爲防有失，單臂用力，金龍探爪，當胸就是一掌，惡道本在收勢旁閃，見對方一掌打到，知道利害，改向後縱，不料窗外那人，因恐誤傷三姑文麟，原是雙掌同發，由側打來，惡道不躲，不過和凶僧一樣，打中半邊肩膀，還不致於送命，這一躲，恰將三姑避開，由側面變成正面，覺出掌風又猛又急，仗着閃躲得快，雖未打中，右肩頭仍被掃中了一點，其痛澈骨，同時，凶僧已重傷倒地，心正發慌，暗道不好，猛覺面前又有一股重力壓到，情知遇見內家能手，中了千斤大力神掌，內腑已受重傷，驚悸忘魂中，忙把身子往後一仰，打算仰跌在地，避重就輕，免將臟腑震斷，保住殘生，誰知遇見照命凶星，惡滿數盡，他這裏往後倒退，那股真力，也隨同下壓，當時胸前一緊，逆血上行，口裏發甜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嘔的一聲，連一口氣也未透轉，就此肝腸斷裂，七竅流血，死於就地，這原是同時發生轉瞬間事，雙方連念頭都不容轉，是眼之間，勝敗已分，三姑一心專顧文麟，並沒想到身後異人的武功，這等高強，一見凶僧倒地，惟恐敵人翻臉，忙搶向前，急把文麟拉住，令其快走，惡道已慘死地上，凶僧也受傷慘重，倒地未起，心胆立壯，剛拉文麟越窗而出，忽聽門外步履之聲，馮婉如又在大喝，三姑留步，這位朋

友，尊姓大名，話未說完，一條黑影，已由窗外飛進，落地先向三姑說道，你二人可用套索，仍由原路下去，這裏的事，由我發付便了，三姑應諾，帶了文麟便往崖邊跑去，賊黨也紛紛趕進，婉如見來人是個頭帶面具，身穿緊身黑皮衣褲的少年，因是身材瘦小，所穿緊身短衣，似皮非皮，不知何物所製，緊貼身上，更顯得皮包骨頭，又瘦又小，通體純黑，所帶面具，又是人皮所製，色作灰白，青滲滲的，看去和骷髏一樣，身手矯捷，動作如飛，那變利害的囚僧惡道，竟吃他一掌一個，同時葬送，心雖驚惶，但因乃父全家，多年威名，今被來人談笑之間，把人劫走，并還傷了兩個有力同黨，如在不日，已是難堪，何況此時，各路英雄紛紛到達，將與強敵惡鬥之際，這人怎丟得起，即便不敵，也應有個交代，強笑問道，這位朋友，素昧平生，何故上門欺人，請道其詳，黑衣人見外面跑進四個賊黨，均被女賊揮手止住，發話詢問，哈哈大笑道，我黑骷髏，近年本不願多事，祇爲有一朋友，撞見幾個賊黨，拿了雷四先生的鐵木令，正在說笑，問出是由周文麟身上取來，以爲爾等明知故犯，有心抗命，前來問罪，先想他們也許事出無知，祇要把人交出，便可無事，中途發現蔡三姑同了一人起來，我知此女爲人尚好，互相談了幾句，同來窗外，先用鐵木令警告你們，見你不曾抗命，正要令人退走，誰知這兩個賊僧道，不知死活，意欲暗算二人，我生平最恨恃強欺人的狗賊，周文麟一

個文人，你們無故將他欺凌，已是該死，而這雷四哥鉄木令所到之處，照例不容違抗，順他者生，逆他者死，既敢違抗，當然不能容他活命，我知你們近日約了不少隱跡多年的老賊，好好日子不過，想要自尋晦氣，此時你們人未到齊，本不值與你計較，說得分明，我決不走，無須用什緩兵之計，拖延時候，不問你們多少人，我祇孤身應敵，如其不知利害，想要一分高下，祇管把人喊來，我等在這裏便了，婉如一聽，來人竟是昔年與雷四先生齊名的，黑七煞中神行無影黑骷髏查忙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初意敵人狂傲凶橫，情面難堪，丟人太大，欲借問答爲由，將其絆住，以便賊黨聞信起來，以多爲勝，合力夾攻，不料被對方叫破，先進來的幾個同黨，雖非庸手，武功還不如凶僧惡道，如何應敵，急切間，正打不起主意，老賊和那幾個有名人物，又不知何往，心正爲難，忽聽門外有人笑道，主人不在，那位朋友光降，待我看來，婉如一聽來人，乃是老賊昔年至交，有名的矮韋護，鐵掌銅拳沙鎮方，心中一喜，忙喊沙老快來，人已走進，另一面三姑帶了文麟，到了崖口，正待用繩索把人縋下，猛瞥見老賊馮越，同了許多黨羽和惡獸黃猴子，由峯後跑回，下去難免撞上，自己無妨，文麟却是可慮，心中驚疑，不敢就下，一聽婉如高呼沙老，猛想起此人，也是父執舊交，成名多年，本領甚高，幼年曾經見過兩次，暗忖老賊最怕張揚他醜事，何不將機就計，率性等老賊回來，當衆明走，

由正路出去，主意打好，便停下來，回到窗前一，看，那沙鎮方乃是一個鬚髮如銀，根根見肉的紅臉矮胖子，手中拿着兩個茶杯大小的銅球，由門外緩步走進，見面笑道，我當是誰，竟是黑七煞弟兄麼，今日光降，有何見教，憑這一僧一道，何值閣下動手，黑衣人接口哈哈笑道：老東西，少說俏皮話，今日我本無心至此，因見我雷四哥的鉄木令被人盜去，問出雷四哥將他贈與文人周文麟，現被老賊擒來，好些無恥的事，不必說了，依我本意，祇要對方無心冒犯，如肯服低，將人交我，便可無事，不料賊和尚，他們見了鉄木令，仍想暗算傷人，殺害善良，我才出手將其打倒，如不服氣，不妨連你一齊算上，沙鎮方聞言，哈哈笑道，老兄年已不小，爲何還是這大火氣，即便你我有什難過，也不是當時的事，何況這裏人多，我老沙生平，從不以多爲勝，真要講打，不久這裏便有一場約會，到時一決勝負存亡，豈不光明得多，不過你說那周文麟，却請留下，日內自會送他回去，決不傷他一根毫髮，雷四先生的鉄木令，也由我交還，向他領罪，所有過節，都由我老沙一人承當，任憑雷四先生和賢昆仲處制，刀山劍樹當前，我老沙也無二言，你看如何，黑衣人笑罵道，放屁，我向來不懂情理過節，任你成千成萬的人，也祇一人應敵，有本領祇管施展過來，說時凶僧身受重傷，倒臥在地，一面裝死，一面靜聽，暗中咬牙切齒，一想成名多年，受此重傷，同黨又遭慘死，以後成了殘廢，

如何在外行動，無奈仇敵來歷太大，不敢妄動，正在暗中咒罵，沙老一到，覺着有了仗恃，心胆立壯，一面咬緊牙關，強忍奇痛，再把身旁暗器五毒核桃釘偷取出，握在手內，運用真力，用內家真氣，側目偷覷，見敵人趾高氣昂，朝着沙老和婉如等賊黨，從容發話，旁若無人，越發有氣，冷不防把手一揚，照準對方上下穴道，似一蓬寒星打去，那核桃釘乃凶僧獨門暗器，形如核桃，長約寸半，前頭凸出一釘，約有寸許長短，另外還有五個棱角，純鋼打就，鋒利無比，並有毒藥喂過，中人必死，無論多堅厚之物，中上必碎，凶僧原仗着一身武功，生具神力，以前所持鐵木魚，重有好百斤，拿在手上，運轉如風，周身煉得和鐵一樣，刀斧所不能傷，縱橫江湖多年，極少遇見對手，生平共總兩次，敗在異人手內，餘者所遇全非其敵，這類暗器，直用不着，又因棱角鋒利，無論皮革衣服，均易割破，已有多年，不曾攜帶，自從去年向簡冰如尋仇，受袁和尚戲侮，把隨身招牌鐵木魚失去，心中恨毒，連夜趕回，重煉三月苦功，把手法煉熟，此次起來，並還約了好些同黨，待尋敵人拚命，祇和仇敵稍爲沾親帶故的，見面便即殺死，事前訪出文麟沈煌，均是冰如門下，上次受那奇恥大辱，又由二人而起，越發憤怒，不料在蔡家樹林內，無心發現，正下毒手，被三姑出頭救去，反受了一場惡氣，爲了三姑，內外功均臻絕頂，更有一口削鐵如泥，專破武功的寶刃，和三隻神鐵鏢，又

是老賊馮八公的義女，不得不忍氣吞聲，負愧而去，事後越想越恨，這日正由山外接了兩個能手，趕回馮家，進門聽說文麟在此，想起前仇，心中大怒，欲往殺害，後問出老賊以客禮相待，此仇難報，正生悶氣，偏巧女賊馮婉如，因日前蔡家席上，嫌三姑神情強傲，說話牢騷，目射凶光，暗中怒視，被文麟瞥見，警告三姑，令其留意，三姑本恨他平日陰險淫囚，助紂爲虐，最喜長舌，播弄是非，再聽心上人這等說法，先又吃了幾杯悶酒，回到席上，便借題發揮，將他平日和朱劉二人通奸，淫蕩無恥，好些不堪的惡迹，指桑罵槐，挖苦了一頓，對於老賊，自然不無微詞，席上羣賊，全都愧憤，但因老賊法嚴心狠，三姑是他命中尅星，平日百依百隨，任其當面侮辱譏嘲，仍是片面相思，愛之如命，向不計較，萬一翻臉動手，不問勝敗，老賊祇一偏袒對方，誰都禁受不住，祇得強忍怨毒，回到路上，互一商量，覺着老賊老不收心，自尋苦惱，調戲三姑，以致把柄落在人的手內，任其驕橫狂傲，目中無人，稍不遂意，便以惡聲相報，馮氏全家，那等威名，竟無一人敢於發作，好容易兩下疏遠，斷了來往，大家少受好些閑氣，不料老賊表面痛恨，心仍不死，一有機會，又去命人引來，幫了他的忙，還受惡氣，實在難堪，越想越痛恨，便由女賊爲首，回去造些謠言，添枝加葉，朝老賊進讒，後將文麟擒來，便在一旁偷聽，滿擬不能奈何三姑，好歹也將他心愛的人殺死，稍爲洩恨，不料馮

大夫婦，較識大體，又知他這五妹，最是陰毒，所說未必可靠，先向文麟問出三姑並未洩漏老賊陰私，人又正直光明，和老賊一說，父子二人全起愛才之念，意欲釜底抽薪，免得將事鬧大，對於文麟毫髮未傷，反以客禮相待，婉如因想老賊喜怒無常，說話算數，看那情勢，分明知道自己所說，不甚可靠，少時三姑起來，再要把話說開，害人不成，反要吃虧，暗忖虎毒不食子，反正弄巧成拙，不如把事鬧大，把文麟殺死，等三姑起來，定必翻臉，迫得老賊不能不下毒手，永除後患，正打主意，忽然聽出文麟，不識抬舉，說話強傲，刺中乃父心病，老賊已被激怒，祇爲有言在先，不便發作，恰巧前山有警，趕了出去，不會在屋，知道因僧對這兩人，切齒痛恨，正好利用，便往慫恿，因僧果然一點就燃，當時起來，結果仇未報成，吃黑骷髏一劈空掌，把左肩骨打碎，痛暈倒地，數十年形影不離，同惡相濟的黨羽，也被打死，早就橫心，欲用暗器拚命，先恐敵人和雷四先生一樣，煉有罡氣，仇報不成，反爲所殺，不敢妄動，及見敵人大意，心中暗喜，以爲共祇兩個強敵，自己這面，雖多能手，聽沙老口氣，似借口自己這面人多，另約時地，再決勝負，表面大方，不願以多爲勝，實則，還是畏懼黑七煞的威名。又怕雷四先生鐵木令，惟恐一成仇敵，難於收拾，就此下台，暗忖我數十年威名，如今落成殘廢，以後江湖上，已無立足之地，你們這些老賊，平日何等狂妄自大，爲何一遇

強敵，如此怕事，人家已欺上門來，還說這類無恥的話，我且給你鬧個大的，憑我手中五毒核桃釘，便是一塊鋼板，也必打穿，黑鬼武功多高，驟出不意，祇要打中穴道，斷無不死之理，主意打好，乘着雙方問答之際，猛一翻身，揚手便是大把發出，凶僧武功，也實驚人，這類四面均有尖角，鋒利非常，觸手即碎，又具奇毒的暗器，尋常武家，連一枚也無法把握，他却大把拿在手內，全是鋒尖朝前，互相湊合，併在一起，合成一根，三四寸長，兩三寸方圓，形如鐵釘之物，同時發將出去，出手分散，化爲十餘點寒星，並還照準敵人上下穴道，似暴雨一般打到，端的又猛又急，凶毒無比，凶僧百忙中，瞥見敵人不曾防備，爲了仇深恨重，上來便將真氣屏住，暗器出手，方始發聲怒吼，滿擬一發必中，沙老不足恃，即便對方還攻，不能逃命，也拚得過，正待忍痛縱起，以防仇敵受傷回手，能逃得過，終是便宜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凶僧臥處，偏在黑骷髏的後側面，沙老雖看出他在裝死，但知黑骷髏，煉就玄門罡氣，揚手便可制他死命，以爲無法逃走，起身祇更受辱，故意裝死，捱到仇敵走後，再行起身，不料會把多年未用的核桃釘，發出拚命，準備借此報仇，方才匆匆相見，未聽說起，事出意外，心中一驚，又見婉如和衆賊黨均在身旁，惟恐遭了波及，仗着久經大敵，武功高強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慌不迭剛把婉如往身旁一拉，揚手一掌朝前打去，準備把旁立賊黨護住，免受誤

傷，忽聽連聲驚叫，人影微閃，羣賊紛紛驚避中，一股又勁又急的掌風，已在身前閃過，如非先發一掌，擋了一下，自己或者無妨，旁邊賊黨，必有兩人被那掌風掃中，休想活命，隨聽叮噹奪奪，一陣亂响，和怒吼之聲，地板上叭的一聲大震，凶僧已橫尸在地，死於非命，原來黑骷髏查忙，爲當年中條黑七黨中第一能手，天生異稟，煉就玄門劍氣，耳目尤爲靈警，能在隔牆百步之外，打人要穴，著名的嫉惡如仇，手狠心黑，凶僧對他暗算，分明自尋死路，尤其所穿黑衣，乃蛟皮所製，刀劍不入，那十餘點寒星，即便打上，也無用處，早就看出詐死，疑要鬧鬼，藝高人胆大，暗自好笑，也未放在心上，初意凶僧內外功夫均非庸手，至多暴起暗算，情急拚命，心中暗罵，賊和尚一動必死，如何能够近身，後來聽出凶僧手在移動，並有金鐵微微相觸之聲，才知想用暗器，斷猛放冷箭，暗忖自己內家氣功，已然出神入化，黑七黨的威名，賊和尚多年老江湖，斷無不知之理，就說身穿黑蛟衣，外人不知細底，這一身刀斧不入的皮骨，豈是暗器所能傷害，正自奇怪，忽然腦後風生，十餘點寒星，已如暴雨打到，因見前面還有男女賊黨，又料凶僧必是想用獨門暗器，來打自己的七竅，和身上要穴，立時就將計就計，把身一側，裝着抵禦，右手一揚，懷中抱月之勢，一面朝身後反擊，順勢橫掃，經此一來，女賊馮婉如仗着涉老拉開，又用劈空掌，勉強擋了一下，不會受傷，那十來個核桃

釘，經黑骷髏掌風反擊，多半擊退回去，來勢更快，遠具有內家罡氣的劈空掌一齊打到凶僧身上，凶僧左肩負傷，本就奇痛澈骨，加以用力太猛，越發痛苦難禁，正待翻身縱起，猛瞥見所發暗器，被仇敵反震回來，心中一慌，再想逃避，如何能够，又當張口怒吼之時，內中一枚核桃釘，恰巧打中口內，直通咽喉，連舌根和牙齒，一齊打斷，已然見血致命，那重逾千斤的內氣罡氣，再同向胸前，猛力壓到，當時肝腸震裂，死於非命，下餘還有五枚核桃釘，黑骷髏有意借刀殺人，避開內中三枚，使由身旁飛過，去打賊黨，伸手一撮，先抓住了一枚，恰巧第二枚迎面打到，更不避讓，張口一股罡氣，照準來勢，撲的一噴，那寒光耀眼，比箭還急的毒釘，立時倒退回去，奪的一聲，釘向側面橫樑之上，深陷木內，無影無蹤，然後低頭，朝手上一看，笑道，賊和尚人雖萬惡，論他武功，並非尋常，却使出這樣下三門的玩意，老沙，你也曾在江湖上奔走多年，有點名頭，和這類無恥惡賊爲伍，也不怕丟人麼，沙鎮方見那麼又狠又準，爲數又多，利害無比的毒藥暗器，來勢何等猛急，對方祇把身形微閃，右手一揚，左手略抬，晃眼之間，便全回敬過去，將敵人打死，百忙中還借刀殺人，幾乎把身前逃避的同黨，傷了兩個，下剩兩枚核桃釘，一枚被其張口反噴出去，打向樑上，一枚被他接到手內，眼看十餘點寒星，迎頭飛舞，已快上身，共祇一眨眼的功夫，竟被從從容容，避的避，打的

打，無一沾身，神色自如，若無其事，不特動作神速，手法輕靈，那姿勢的美妙，和神熊的安詳，更是生僅見，由不得又驚又佩，情知不是對手，想想自己，年已八十，數十年盛名得來不易，黑七煞祇一人出場，便這樣落花流水，再要結成仇怨，一齊引來，如何能敵，就算姜馮兩老友，約有兩個會劍術的異人，不久就要來到，照此情勢，吉凶勝敗，仍是難料，大援未到，憑自己的威望，不出手不行，出手又是必敗，何苦老來丟人，與其平白身敗名裂，不如乘着凶僧妄發毒藥暗器，這點過節，就此下台，在主人與來敵未破臉以前，由自己出頭把對方引開，身家既可保全，還使主人，因此少掉一個強仇大敵，自己也由此退隱，不再出世，免得日後又有江湖老友，糾纏不清，心念才動，耳聽脚步之聲由遠而近，料知主人父子同黨，已同回轉，連忙大聲說道：黑老兄此言有理，且請寬坐，容老朽一言如何，黑骷髏還未答言，窗外蔡三姑，遙聞樓梯响動，料知老賊父子已回，忙拉文麟越窗而入，朝着沙老下拜道，沙叔父，你還認得苦命姪女蔡三姑麼，沙老原和三姑之父同盟至交，三姑幼時也曾見過，祇爲隱居福建莆田，相隔太遠，等到聽說蔡父已死，事情已隔了好幾年，退隱年久，不願遠出，知道孤女家財甚富，又有老賊照應，不足爲慮，也未前來訪看，有時想起，還覺自己太懶，不應這等疏忽，這次爲了姜馮二賊與簡冰如等異人爲仇，三次專人約請人川相助，姜賊又曾親自登

門，迫於情面，不便堅拒，誰知到時，聽說老賊正在宴客，平日謙和隨便，不拘禮節，武功又高，突然登門，正趕上賊黨多半外出，自說姓沙，遠道來訪，未提赴約之事，這類江湖朋友，馮家常有來往，本不足奇，老賊事前，拿不準他是否肯來，未向子女徒黨提說，一般後輩，多未見過，便將他送往賓館安置，還是婉如由外趕回，聽出來人姓沙，年紀甚大，想起乃父昔年老友，忙即趕去，恰巧因僧惡道兩人回來，認得沙老，見面驚喜，當山婉如陪同上山，先到樓下客廳款待，兩次要往稟告老賊，均被沙老止住，說是多年老友，無須拘禮，現正宴客，聽說又是敵人一面，此來還要多住些日，不願張揚出去，賢姪女何必忙此一時，婉如勉強陪了一會，終恐老賊怪罪，力言去往書房，看看就來，如與窮酸話未說完，決不稟報，等人走後，正想探詢故人之女近況，婉如忽然回轉，說附近山中，發現敵人蹤迹，父親已然趕去，一面和囚僧說起文麟，話不投機，詞色強傲，乃父已是憤怒，如殺窮酸，正好下手，隨將囚僧惡道引走，沙老暗忖，文麟一個文人，又是敵人一黨，以老賊爲人，怎會對他如此重視，盛筵相待，禮若上賓，其中必有原因，又覺三狗男女，恃強行兇，於理不合，忽然心動，獨自起來，想要問明情由，相勸阻止，不料到晚了一步，賊黨這面已一死一傷，而對方竟是昔年名震江湖，中條七煞中的，第一人，黑骷髏查忙，並還持有雷四先生的鐵木令，料知不妙，其勢不

能坐視，進門發現還有兩個少年男女，正往外走，十餘年不見，三姑已然成了少婦，又未對面，強敵當前，全神應付黑骷髏，無暇顧及，也未在意，馮婉如知道沙蔡兩家多年至交，未和沙老商量以前，來人不會詢問，樂得不提，沙老事前本不知道，及聽這等稱呼，低頭一看，三姑幼年形貌，還能認出，忙答，賢姪女請起，我正想打聽你的蹤迹呢，你和這位查老前輩，是一路麼，那太好了，先前不知鐵魚和尚，曾用那等下作暗器，黑老兄事前又未明言，出手就是一死一傷，我雖老朽無能，數千里遠來，到此老友家中，遇上這類事情，中條七友，雖祇丁三老俠，昔年曾有兩面之緣，見面匆匆，不會領教，別位更是素昧平生，但他七位英名，早已如雷灌耳，彼此強弱相差，不是敵手，何況又有雷四先生的令符在此，無如黑老兄逼人太甚，聲勢使人難堪，明知不堪一擊，但願負傷回去，從此杜門，也無坐視之理，未等請教，鐵魚和尚亂放冷箭，幾乎連自己人，也誤遭毒手，這等行爲，和所用暗器，均與老朽平生信條有違，黑老兄如其有什過節，有意爲難，不必說了，如是嫉惡太甚，爲這一僧一道，惡跡太多，不按昔年雷四先生所說條款，輕視他的令符，一時激怒，將其打死，事出無心，這類慣用下三門毒藥暗器的黑道中人，便主人馮八兄事前知道，也不會容其奪門，他固自尋死路，也與近日雙方爭鬥之事無干，我想中條七友，成名多年的英俠，無緣無故，決不犯於恃強，偏袒一

方，對方如足高明之士，也不會借着他人旗鼓，來壯自己聲威，倚勢逞強，真要不行，便由我老朽另約時地，單獨請教，勝負無望，祇要保得殘軀，從此隱迹深山，不履塵世，今日之事，也祇算我和黑老兄，一段小過節，與他人無干，主人同了幾位老少朋友，爲了門人子姪，常時在外，受人欺凌，新近訪出對頭，隱居本山，意欲互約時地，作一了斷，我便是受人之約而來，黑老兄方才曾說，無心經過，方始來此查問，現在惡人已被打死，雷四先生的令符，仍和昔年一樣威力，已犯不着多事，再有枝節，正要開口請教；不料賢姪女會與黑老兄一路，此事再好沒有，我與令尊，原是骨肉之交，死時我未到場，得信已晚，相隔太遠，又知馮八兄有託孤之任，故人之女，得他照應，自無話說，因此未來看望，每一想起，深覺愧對良友，老朽年已八十，已將入土之人，名利之心，早已消忘，爲了朋友，原是無法，現因賢姪女與此有關，無論有何委曲丟人之事，均由老朽一人承受，黑老兄如不見諒，老朽情願伏低，請大駕回轉中條，老朽在此，也祇與昔年幾位好友，聚上些日，無論情勢如何，祇作旁觀，過了月底，立即專程登門，負荆請罪如何，說時，老賊馮越，也率子姪徒黨帶了滿腹氣忿，匆匆趕回，因老賊所居，除幾個心腹徒黨而外，連下人不奉命也不許入門，法令最嚴，子女如有違犯，也不加以寬貸，服役的人，也都是些相隨多年的賊黨，當日接連發生事故，又有遠客到

逸，這般人都正忙於約人相助，來去無常，子女賊黨，不是奉命他出，便在賓館陪客，老賊因連日發生拂逆之事，雖然強敵當前，例有文章，當着外人接連失利，終是難堪，表面上仍作鎮靜，不肯驚動賓館中人，方才發見強敵擾鬧，知道自家人少，又當怒火頭上，親自趕去，殘餘徒黨，見老賊親自出場，紛紛隨往助威，剩下有限幾個，又都聽見樓上，有了响動，趕進屋來，由峯脚起直到二樓，並無一人，老賊祇在途中，聽說老友沙鎮方前來赴約，別無所知，多年未見，又是一個本領極高的人物，心還暗喜，剛進樓門，便聽囚僧怒吼，和倒地之聲，還以為文麟獨在房中，被囚僧走來撞見，將其殺死，方覺這等殺他，正合心意，免得自己話說在先，難於下手，迎頭發現蔡三姑，正向沙老行禮起立，互相問答，後面站着一個頭帶皮面具，形如骷髏的小黑人，所穿黑皮緊身衣褲，看去鬆緊如意，黑中漏亮，隱有鱗甲之紋，柔軟異常，頭上黑皮套和上衣相連，雙手雙足，也是同樣皮套皮衣皮鞋，除一片灰白色的人皮面具，緊綑臉上，露出一雙黃光四射的怪眼而外，從頭到腳，均是純黑，不見一點皮膚，周身裝束，好似天然生成一樣，剛想起昔年那幾個怪人的怪打扮，心中一動，目光到處，發現囚僧惡道橫尸在地，酒席桌椅，多半翻倒，殘肴剩酒，狼藉滿地，到處都有核桃釘的痕跡，地板屋樑，打穿了好幾個洞，囚僧七孔流血之外，臉上還被核桃釘打穿了兩個窟窿，囚睛怒

突，頭前汪着一攤鮮血，似由口中狂噴而出，死狀更慘，僧道兩人武功高強，硬功更有根底，天生神力刀斧不傷。敵人未帶兵器，暗器又是凶僧所有，曾聽說過。來人必憑一雙空手，將人打死，又死得這等慘法，同時敵人來歷，也自想起，料已知道一切細底，不禁大驚，再見三姑，立在沙老面前，一面說話，祇朝自己，面帶冷笑，毫未答理，知其心中恨毒，沙鎮方是乃父至交，此女突然會在此時趕到，兩下對面，萬一說出以前醜事，多年英名付於流水，沙鎮方爲人，又是外和內剛，機智絕倫，一被知道，甚或反臉成仇，向赴約諸人，聲明自己罪狀，由此身敗名裂，都在意中，勢又無法阻止，對面還立着一個帶面具的兇神惡煞，也不容自己妄有舉動，賓館中雖有幾個有力同黨，爲首一人，又因約人，天明前帶了徒黨，二次離山他去，下剩諸人，即便來此相助，也未必是今日強敵對手，何況這些人，多半都是沙鎮方的後輩，萬一事情鬧翻，丟人更快，當時急得手足發抖，臉紅心跳，脊梁上直冒涼氣，萬分惶急之下，心神皆亂，連江湖上照例的過節，都忘了交代，呆在當地，做聲不得，衆目之下，又不便向三姑，服低告饒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忽聽沙老那等說法，知道所料不差，來人果是中條七煞中的第一能手，正在暗中叫不迭的苦，心想這七個凶神，現雖祇剩四個，如同出場，相助敵人，再加上賈四先生，全是有名的心黑手狠，趕盡殺絕，尤其雷四，和二俠黑骷髏神行無影查忙，疾

惡如仇，絲毫不肯容讓，未來這場惡鬥，不特敗多勝少，連身家性命，也莫想保全，自己遁而，所約異人，如肯來助，也還有點指望，偏又事隔多日，尙無音訊，越想心越寒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後來聽出沙鎮方，借着凶僧，妄用黑門暗器，和蔡三姑，與來人相識爲由，想要化解此事，並將事情攬在他的身上，表面情願向敵人服低，實則是想保全自己威名身家，和來人一同跳出圈外，不問這場爭鬥之事，一面去掉幾個強敵，並還把雷四先生這一關，一同交代過去，使對方在好高好名之下，了結此事，措詞不抗不卑，十分巧妙得體，在雙方未破臉以前，息事寧人，顧全江湖義氣，不令與此無干的人，加入爭鬥，互相樹敵結怨，經此一來，自己個人，少掉好些危險，他也由此袖手，回轉家鄉置身事外，並還借着老友敍渴，看望故人之女，候到事完再去，並不當時就走，以顯得他對友忠義熱腸，委屈自己，乃是中有些顧慮，爲要顧全大局，不是真個怕人，祇管表示對方較強，本身仍有不屈之概，分明洗手多年，此次迫於情面，是不得已，再在途中，聽說對頭方面，能手太多，一世英名，惟恐喪失，但又無法推謝，恰好機緣湊巧，立時就此下台，威名無損，還爲朋友，暗中解圍，落一個面面都到，偷覷小黑人，也在微微點頭，知己爲其感動，方想此人由十餘歲出道，縱橫江湖數十年，現在年已八旬，從來不曾去過一次風，除練就極好武功，有名的鐵掌銅拳外，因其足智多謀，機變絕倫

一般老朋友，都叫他雙料張良，果然不差，心方一定，忽聽三姑，在叫沙叔父，猛想起沙老，雖是一番好心，爲人爲己，全都妥當，就算有心取巧，自己也實際受其福，但是眼前，還有一個活冤孽，祇要當衆揭發自己醜事，休說無地自容，沙老也必就此絕交，反助此女，一同爲仇，如何是好，當時心頭亂跳，愁急萬分，迫於無奈，祇得顛聲喚了一聲三姑娘，三姑理也未理，慨然說道，這位黑老前輩，以前並不相識，祇爲義弟周文麟，乃雷四先生記名弟子，知其爲人良善，品學兼優，爲一亡友託孤護一孤兒，入山從師，恐受人欺，將他老人家的信符鉄木令，賜作防身之用，因他爲人正直，從不倚勢招搖，平日帶在身旁，從未向人炫耀，連姪女以前，也未聽說，後在姪女家中，被馮八公誤信長舌婦，播弄是非，以爲姪女對他誹謗，勃然大怒，其實八公當初，原受先父託孤，身爲義父，聽到讒言挑撥，縱不能分別是非，是否姪女，言而無信，理應隨便命一人來相喚，當面對明，以分曲直，即便姪女今日這等度日如年的遭遇，全出他老人家所賜，心中不無怨恨，但姪女從先父去世，便蒙他接到家中，住了好幾年，那遺棄我的味良丈夫，也是他老人家苦勸強迫，力爲作主而成，日常相處，性情爲人，當所深知，何至勞師動衆，由滿山雲霧之中，派了許多門人子女前往擒拿，姪女恰巧前山有事，不會相遇，於是把我義弟，劫來作押，實不相瞞，先父遺命，招贅丈夫，欲生子女，承繼家

氏香烟，不料遇人不淑，受了奸人離間和淫婦勾引，棄我而去，並還寄來休書，本心不願再嫁，因去年先父託夢，有好些話，不便出口，想起蔡氏香烟自我而斷，山中難擇佳婿，又不敢再請他老人家作主，一誤再誤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忽與義弟周文麟無心相遇，見其人品文才，無一不好，原有嫁他之意，誰知生來薄命，又是棄婦，而義弟文麟雖是世家大族，也和姪女一樣，傷心人別有懷抱，早已立志獨身，等把他愛如性命的世姪門徒學成文武，立即披髮入山，決不娶妻，不怕叔父見笑，姪女對他以前實是情癡，也曾費了許多心力，祇是羞於明言，不會出口，後被文麟看出心事，他不好意思明言相拒，却把他的心志，與難言之隱，婉言說出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他的心意，又極堅絕，姪女自知福薄命淺，難得遇到一個對心思的人，偏又固執成見，而他這人，心地極好，雖然不改初衷，却極感我情義，昨夜月下談心，雙方各自拿話暗示，結為骨肉之交，姪女已然拿定主意，去向先父墳前痛哭告罪，從此不再嫁人，我把文麟當成兄弟，問心無愧，也就不再顧忌嫌疑天明前，文麟自往暖房沐浴，無緣無故，夢中被人綁來，那鉄木令繫在舊衣之上，行前侍女去往浴室洗衣，才得發現，與姪女看過，因舊衣已經文麟自己洗過，便命侍女送回原處，等其醒來自取，不料去的人命惡獸黃猓子把人揩走，再由同黨拿了他的衣服另走一路，自不小心被我迎頭發現，已然打過一陣，正在途中談說此

事，這位黑老前輩，與四先生至交，問明經過，知道他的門人決無庸流，再說四先生的令符，也不容人違抗，才同了來，姪女年幼無知，對於馮八公的照應，已然受够，以後經過，不願多言，除非萬不得已，生死關頭，也極不願在人前提起一字，當着叔父在此，姪女情願背那忘恩負義的惡名，從此決不再提馮家一字，義弟周文麟，由我送他回轉茅蓬，從此兩不相犯，至於八公和簡老前輩爭鬥，本來與我無干，他們多是前輩英俠，自不值與後輩弱女計較，至多爲了文麟生出誤會，現已明言心志，也不致再生枝節，這位黑老前輩，姪女雖是初見，幼時也曾聽先父說起七位老俠的威名，和三老俠並還相識，先父昔年全家歸隱，便是聽他所勸，家中還存有他老人家一面銀符，姪女固是孤女山居，不在江湖走動，與人無仇無怨，從未用過，對誰也未提起，先父遺命，曾說昔年中條山羣英勝會，在坐三十七位英俠，爲了不久都要退隱，曾將各人信符取出，傳觀以後，見符如見人，所到之處全有照應，如其有人，故意爲難，得到信符的人，不妨就近尋訪在場諸位英俠，隨時求助，祇要情理上講得過去，或受強仇大敵，欺凌侵害，無求不允，先父雖未在场，隔了一月，便與丁三老俠相遇，說起此事，見先父聽勸歸隱，特意相贈，我想黑老前輩當知此事，姪女情願還這銀符，黑老前輩求說，了却今日這場過節，那鉄木令仍交文麟帶走，作爲今日之事，全是賊道賊和尚所爲，已然伏誅，

便不相干如何，黑骷髏查忙接口笑道，你便是昔年小白旗金弓銀彈子蔡天章的女兒麼，三弟坐化以前，曾說他七十三面銀符現均收回，祇有一面，留在一個姓蔡的江湖朋友手內，因其歸隱多年，從未與人伸手，不會用過，尙未交還，當初答應過他，祇能改行向善，以後無論有何難題，我弟兄七人，和九俠，六友，四先生，當初羣英會上這般好友，一見此符，必以全力相助，後來此人，隱居峨嵋，便無音訊，近年聽說人已死去，此人頗有心計，必將銀符傳與子女，請我隨時留意，發現此符，設法向其取回，另以別位弟兄信符相贈，使其平生所發七十三面令符，全璧歸趙，當時因事耽擱，又去海南走了一趟，歷時數年，方始回轉，這次來遊峨嵋，一半訪看兩位老友，一半便是訪查三弟銀符下落，剛到後山，便遇此事，因當初羣英一般老友，曾經約定，無論何人，祇一發現各人令符，便須追究來源，出力相助，不容坐視，因此起來，既是蔡天章之女，事前聽你和同行侶伴談論，人也頗好，周文麟的事，我已得知大概，此時各位老友對你也頗相諒，不致見怪，後日午前，可將銀符送往金頂，我常在彼相候，見面再談也是一樣，隨對沙老笑道，你這老頭兒，果然狡猾得有點意思，不必繞灣，我無故決不伸手，你也趁早回去，莫要淌這渾水，他們雙方爭鬥，我原是無心遇上，祇有一賊道，我已尋他多年，因其陰險刁滑，長於隱避，始終不曾尋見，如若在內，我決放他不過，此是個人的

事，與衆無關，至於近在寒蕪谷聚會的那般人，雖有幾位老友在內，憑人家也用我不着，不必多慮，就照此女所說，我們走了，老賊聽三姑口氣，雖然難聽，且喜醜事不會洩漏，並知以前也未對人宣揚，又見沙老不曾追問，心中略定，見黑骷髏說完要走，照那口氣，並非是應敵人之約而來，雖聽出寒蕪谷這面，敵人甚強，少此一個異人，到底要好得多，方欲就勢拉攏，交待幾句過場，剛把手一拱還未開口，黑骷髏把話說完，祇朝着老賊臉鬼微動，滋牙一笑，把手一擺，三姑早有準備，取回鉄木令，同了文麟當先越窗而出，正把套索拿起，想把文麟追下，猛瞥見惡獸黃猧子，獨立樓下崖石之上，正在昂頭向上仰望，一見文麟崖前露面，一聲厲嘯，便縱身朝上飛來，深悔方才因氣老賊不過，不願他以客禮相送，故意搶先，改由原路退走，沒想到下面還有惡獸潛伏，心方一驚，忽聽耳旁喝道，把人交我，你隨後下來，聲隨人到，一股疾風，帶着一條黑影，已由身旁閃過，急如飛鳥，往崖下射去，微聞文麟失驚之聲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黑骷髏窗中飛出，脚不沾地，直飛崖下，由身旁閃過時，就勢一手挾了文麟，往下飛落，同時惡獸黃猧子也張牙舞爪，由地上奮身飛起，眼看兩下對面，就要撞上，方覺黑骷髏本領雖然極高，但那惡獸生具神力，身輕如燕，兩條長臂，堅逾鋼鐵，雙方勢子全是又猛又急，萬一驟出不意，被惡獸撲中，或是抓上一下，黑骷髏固然無妨，文麟不死必受重

傷，心念才動，忽聽一聲慘號，就在雙方快要撞個滿懷之際，黑骷髏右手挾着文麟，左手凌空一揮，惡獸一條黃影，已似斷線風箏往斜刺裏連聲厲嘯，四爪亂舞，由離地十餘丈處翻滾下落，比起先前，勢更猛急，快要倒地，嘵嘵一響，低頭下望，原來崖邊一株老樹，吃惡獸一把撈住，折爲兩段，惡獸跌在山石之上，也似受了重傷，當時爬不起來，號叫不已，黑骷髏已輕輕落向地上，把文麟放下，自行走去，隨聽老賊身後怒喝，似令婉如傳令同黨，不可阻擋，並將惡獸喝住，知其有意做作，心中好笑，爲防異人走遠，不易追趕，忙喊，老前輩請留貴步，隨用套索飛身援下，那一帶山崖，共分三段，都是上下壁立好幾十丈，三姑輕功雖好，趕到山脚，黑骷髏人已不在，祇文麟一人，立定相待，聞知黑骷髏行時曾說，司徒兄妹先對文麟頗有誤會，今已冰釋，料知老賊不會追來，見日色已快偏西，二人略談兩句，便從容前行，文麟原不認路，以爲三姑送他回轉茅蓬，感其關切之情，方才又曾當着賊黨，明言心事，恐其多心，也未詢問，并未覺出路行已遠，三姑好似有意延宕，不肯快走，知其鍾情太甚，想和自己多談一會，這等癡心，也實可感可憐，自然不便露出不願之容，沿途風景又好，不是山高水深，澗谷幽寄，便是嵐光黛潑，松杉夾路，時見各色山禽好鳥，飛鳴往來於花樹之間，到處春花亂開，燦如雲錦，樹色泉聲，縣耳不斷，三姑人既美豔，情又纏綿，二人並肩同行，宛如

一雙神仙美眷，置身畫圖之中，外人眼裏看去，固然容易引起妬羨，便這一對局中人，當此春和景明之候，並肩遊行在這等溪山勝處，也由不得生出一種親密娛快之感，彼此指點煙嵐雲樹，飛瀑流泉，悅目賞心，興味無窮，越談越投機，再一想到各人的身世處境，更生同情之感，一邊觀賞美景，漸漸傾吐心事，也就忘了行路遠近，走了一陣，不覺月影西斜，晚煙欲生，文麟見前路方遙，尚無止境，定睛四顧，覺着所行之地，和四山形勢，均無一處見過，笑問三姑：「今早我被惡獸黃猴子，由睡夢中措來，因其奔馳迅速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離我茅蓬多遠，現在走了好些時候，還看不見茅蓬影迹，途中地形，也未見過，天已快黑，不知還有多少路才能到呢？」三姑巧笑道：「你忙什麼，到了地頭，包你喜歡就是，我因來時匆忙，祇顧救你出險，去和老賊拚命，忘了這條路，如山前山繞來，要費不少的事，等你到後，如不見人，難免多心，故此緩行，我們走到，你苦想的人也先到了，你當是有別的用意麼？」文麟以為沈煌已回茅蓬相待，三姑知道自己慚念，故意如此說法，又見三姑說時，星眸微睇，似乎略帶嗔容，恐其不快，忙笑答道：「我實是惦記煌兒，想回茅蓬看上一下，明早便往寒萼谷一行，向司徒兄妹道謝，並看師父和各位老前輩是否在彼，爲了何事，與馮村爭鬥，因見夕陽已快落山，還不見到，所行途徑，從所未見，以爲相隔尚遠，隨便請問，並無他意，三姑笑道：「你

不必問，到後自知，此是後山盤蛇谷，爲山中最隱僻之區，四圍均有深溝高崖阻隔，休說香客遊人，連久居前山的和尚，和樵採人，也極少有人來過，但這一帶，氣候溫暖，風景清麗，尤其春來到處繁花，一片青碧，加上許多清溪映帶，越發引人入勝，自來便是高人奇士隱居之地，那茅蓬就在前方，轉過崖去，不過半里來路，就可見到你那想念的人了，文麟仍當是指沈煌而言，暗忖我那茅蓬高居半山，左右峯嶺森列，面前大片盆地，還有許多森林，與寒夢谷遙遙斜對，無論由那面走，相隔都不止半里來路，三姑不是戲言，便是另有捷徑小路，可以穿行，正在回憶茅蓬前面山形地勢，覺着不對，人已轉過崖去，前面乃是一片峭壁危崖，崖腰上面，現出一片平地，和數百竿竹林，林中果有一座茅蓬隱現，但非原住之處，猛想起自己所住茅蓬，三姑並未去過，必是把路走錯，到了另一隱士家中，忙呼三姊，我那茅蓬不是這裏，我們走錯了罷，三姑聞言驚道，那崖上住有兩處人家，均是世外高人，內有一位，與老賊平日所說簡老前輩行徑相仿，也有一個幼童，在彼習武，我祇聽傳說，不曾到過，還以爲是在這裏呢，不料把路走錯，豈非笑話，此時天色已晚，回去還有許多的路，你在馮家，祇吃了幾盃寡酒，由早起來，還未用飯，又走這遠一段山路，難免飢渴，便我一早出山，爲辦一事，忙了半日，剛把事情忙完，便接家人報信，說你被老賊擒去，忙即趕回，也是一天水米不打

牙，此時想起，內中一家女主人，與我交厚，事已至此，祇好先到他家，吃飽之後，再送你走吧，文麟一清早便被黃猴子擒去，蔡家雖以盛筵相款，無如心中有事，正以全神觀查主人心意，籌思應付之法，無心飲食，未等用飯，老賊聞警走出，跟着凶僧尋來，遇救上路，空着肚子走了半天，也覺腹饑，此時對於三姑，又無疑慮之念，人家好意相送，把路走錯，又非故意，如何怪人，聞言笑答，本山地理，我全不知，難得有此相識高人，或行或止，全聽三姑吩咐便了，三姑笑道，想不到你居然信我，可見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同是一個茅蓬，也許你想見的人，就在裏面，不是好麼，文麟人本聰明，聞言心又一動，暗忖三姑久居此山，地理甚熟，聽連日所說口氣，不應把路走錯，莫非煌兒和簡老師各位前輩高人，有兩位在此不成，方說三姑不要取笑，猛見崖上有一女人影子一閃，也未看清，三姑已領文麟走入崖下山洞之中，文麟見那洞高祇丈許，洞中石地平坦，甚是高大整潔，前面地上，現出一團白影，靜蕩蕩的，光景甚是昏黑，心中奇怪，便問三姊到此作什，三姑微嘆道，這大一個人，莫非還吃了你不成，祇跟我走，包你喜歡，文麟不知何意，暗影中偷覷三姑，走着走着，往後退了一步，舉起衣袖，似在拭淚情景，語聲也微帶悽苦，與沿途談笑風生神情，迥不相同，不便再問，祇得隨同前進，再走兩三丈，便到白影之處，這才看出頂上現出一洞，白影乃是天光，上下相隔，

不下二十餘丈，靠着右側洞壁，奇石錯列，左右盤旋，似與頂上出口相連，三姑隨引文麟，沿着洞壁那些上下錯落的怪石，左右盤旋，手足並用攀援而上，一面悄聲說道，這家女主人姓晏，是我新交至好，無須客氣，他那房舍，便在對面竹林之中，外觀是一茅蓬，內裏却有兩層房舍，共住兩家，東邊屋內住一異人，脾氣古怪，無人引進，經其允許，不可入內，進門可往西邊房中走進，主人如在，自會接待，否則照直入內，無須客氣，文麟因聽主人是一女子，初次登門，如何可以冒昧走進，忙問，三姊不是同路麼，三姑悽然答道，我麼，話到口邊，又復忍住，改口說道，我還有我的事，此非外人，祇管走進，多問作什，文麟以為三姑走了半日，有些內急，笑答，三姊有事，我在這家門外等候，事完同行，免得冒昧登門，好些不便，三姑氣道，有我一路，才不便呢，怎麼不聽好話，莫非我還給你當上麼，文麟見他生氣，祇得勉強應諾，一會繞道洞口，走了上去，又經過兩條山徑，便達前見平崖之上，三姑便令文麟照他所說，往林中走進，文麟還想詢問，三姑已面帶急怒之容，低聲悄說，我還有事，事完再見，不是一樣，說罷匆匆轉身，往來路走去，文麟祇得獨往林中走進，到後一看，見那茅蓬甚是高大，外層空無一物，木椿樑柱以外，祇有兩塊兀立地上的山石，通體光滑，不知何用，門內是一大天井，三面均有房舍，但不相連，都是四五間做一幢，立在地平地上，東邊一所，房

門緊閉，正面倚山而建，門窗洞啓，不見一人，祇西首一所，門窗半開，咳嗽了兩聲，也無回應，心想，這等登門，於理不合，三姑方才又說，東房住有異人，不可驚動，想等三姑到後，再同走進，等了一會，眼看月輪漸升，天已昏黑，三姑一去不來，腹中饑腸雷鳴，口渴非常，想了又想，照三姑所說，往西邊一家走去，到了門前，隔窗一看，那屋共是一排四間，兩明兩暗，明間裏面，還有一層，門簾下垂，微有一線燈光外映，隱聞婦女嘆息之聲，方想主人家無男子，窗前窺探，於理不合，待要縮身退回，匆忙中好似聽到煌兒兩字，甚是耳熟，心中一動，不暇再顧嫌疑，忙又立定，側耳一聽，方才所聞語聲，果是熟人，不禁心旌大震，呆了一呆，又聽到兩句問答的話，滿腔熱情，再也按捺不住，見外間屋門虛掩，匆匆不暇尋思，忙即往裏走進，到了裏屋門前，仍覺不妥，方一遲疑，裏屋已有女子問道，外面何人，是周先生麼，請進來罷，文麟聽那語聲嬌婉娛耳，情急之下，更不尋思，忙即應聲掀簾而入，見裏面燈光明亮，屋甚寬大，急切間也未看出所想的人，是在何處，迎頭遇見一個身着黑衣，身材枯瘦，雙目通紅，相貌十分醜怪，其形如猴的中年婦女，面黑如墨，嘻着一口白牙，目光閃閃，注定自己，不住打量，想起素昧平生，冒冒失失，闖進人家內室，方才發話嘆息的人，並未看見，主人形貌，又是那等醜怪，和日間所見異人黑骷髏，好些相似，祇是未帶人皮面

具，裝束不同，身材高矮，和神情舉動，全都相彷彿，也是江南口音，心中一驚，臉漲通紅，主人態度，偏偏沈穩，站在對面，靜等來人開口，一言不發，越發窘極，停了一停，吞吞吐吐說道，我名周文麟，義妹蔡三姑，命我來此……話未說完，忽聽身旁有一女子低呼文弟，正是方才所聞那人口音，回頭一看，原來相隔數尺的身後，設有一牀，牀上臥着一個少婦，剛剛坐起，正是這些日來，心心念念，魂夢不忘的幼年愛侶，現作寡鵝孤鸞的意中人淑華，帶了滿面病容，和衣而臥，床上懸有羅帳，偏在門房，又有屏風擋住，由黑暗中，初次進門，迎頭便遇着這麼一位貌相醜怪的女異人。所以不曾看出，文麟平日積想成癡，魂夢爲勞，做夢也想不到，淑華孤身一人，會到這等荒山危崖的異人家中，先前雖聽語聲相似，並拿不準，及見果如所聞，人又瘦比黃花，玉顏憔悴，帶着一臉病容，驚喜之餘，由不得又憐又愛，又是惶急，那還再顧別的，脫口喊了一聲二姊，便要走過，轉身時，瞥見女主人，正含笑相看，周文麟猛想起意中人，現正守節，女主人來歷未知，因何至此，尙未問明，三姑怎會知道，是何原因，也都不曉。當着外人，如何不避形迹，念頭一轉，忙卽停步，淑華原不料文麟尋來，先聽女主人說，還不甚信，跟着，便聽屋外走動，闖進一人，探身一看，果是文麟。當時悲喜交集，忙着起身，見文麟回顧驚喜惶急之狀，恐其情熱太甚，直奔過來，剛要下床，覺着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頭，往旁一偏，笑問，文弟你够了麼，今日相見，把話明言，也想和蔡三姑一樣，把你當作一個親兄弟呢，我知你對我癡愛太甚，無奈造物見忌，實逼處此，有何法想，今日暫且由你稍爲親愛，使你知我，對你從未忘情，以後，便和你在蔡家溫室中自言自語，所盼望的心思一樣，我母子由此也同移居峨嵋，好在所識都是高人隱士，光明磊落，不拘形迹，日常均可見面，我視你如弟，你也視我如姊，互相關愛，但在今日一會之後，誰也不許再提前事，你是一個奇男子，當能諒我苦心，能知自愛，出家之念，必須打消，才算真個愛我，肯聽我話，當你初進門時，我因主人，雖是奇女子，昨日並還勸了我一夜，語意誠懇，人更義俠，終覺身在人家，方才主人有意避開，越發不好意思，還想稍爲矜持，此時我已想穿，不再顧忌，由你親熱一陣，再說正文，祇不誤你，我這薄命人，有什相干，文麟見他說時雖帶笑容，語意沈痛，雙目紅暈，明波欲流，分明心情痛苦，已達極點，不禁心中一冷，慨然答道，我本心祇想與姊姊常時相見，於願已足，爲了數年賓館，咫尺蓬山，休說互吐衷曲，終年難得一面，以爲姊姊祇願虛名，棄我如遺，一時傷心過甚，而姊姊的聲音笑貌，却是橫亘心頭，拋他不下，那相思之苦，直非言語所能形容，欲求解脫，乃有出世之想，不過癡心不死，還想煌兒學成，送他歸去之時，和姊姊見上一面再走，不料會在山中相見，大出意外，尤其姊姊這番情義，真個刻骨

銘心，永世不忘，既能常時相見，正是夢想難求的事，有姊姊在，自然不會再作出家之想了，淑華接口笑問道，我的心情，今日你已深知，那你還要妻不娶呢，文麟早就料出淑華心意，故意淡淡的笑答道，這且不必提他，我還不知道，姊姊遭什家難，和別後光景呢，先談正事如何，淑華氣道，已過的事，早談晚談，不是一樣，莫非我問的，不是正經話麼，文麟見他面有愠色，知道明言不娶，定必不快，又不願說假話，又窘又急，無話可答，淑華立即把手奪回，剛說得你好二字，兩行清淚，已忍不住掛了下來，文麟越發心慌，忙陪笑道，姊姊快莫傷心，依你就是，淑華聞言，回嗔作喜，忙把眼淚擦去，笑問，你肯聽話，才是我的好兄弟，今生無望，終有來生，如其死而無知，便是數十年的真夫妻，還不是個假的，你不說相知以心，相見以誠，祇要彼此情深義重，不在婚嫁麼，如其因我害你鰥居一世，豈不加重我的傷心，這叫對我真好麼，既然答應，却不許你反悔呢，文麟略一遲疑，強答道，姊姊定要如此，我也無法，不過，既是夫妻，必須彼此情深意重，還須投緣，也不是急的事呀，淑華笑道，你又哄我，眼前便有兩個佳偶，都是才貌雙全，比我強得多，難道還不能如你的心願，文麟故作不解，淑華見他裝裝，心中發急，又因方才文麟那等倜儻，不忍再裝生氣，使他難受，祇得握着文麟的手，溫言笑道，你那義姊，我已見過，人既美貌，性又靈慧，又對你一片癡情，他年紀

輕輕，遇人不淑，又無一兒半女，爲了對你鍾情，用盡心機，結果騎虎難下，已然立誓不再嫁人，他乃棄婦，與我不同，你又不講究這個，假如我處境不似今日這樣艱難，肯學文君私奔，料你斷無不願之理，你不要他，決非爲此之故，即使料得不對，司徒良珠美如天仙，又是劍俠異人之女，文武雙全，你如求婚，也非無望，這等曠世難逢的絕代佳人，再如不願，還有何人值你一盼，明是有心推託，使我傷心罷了，文麟忙道，蔡三姑才貌雙全，對我情癡，不是不知，至於再嫁一層，我最不喜一般沾名釣譽，拿數十年苦痛光陰，去換暫時虛名的女子，對他輕視，決無此念，心中祇有感激，無如男女相處，首重在情，他雖對我情深，我也對他萬分感激，祇是另外一種情懷，明明覺他人好美貌，但無娶妻之念，百年伴侶，本難勉強，實不相瞞，姊姊娉倩影，深印心頭，終身不能磨滅，祇管心無他念，永遠不會拋開，對方便是天仙下凡，無如我心目中，已被此人佔滿，彷彿一件至寶，已全送與別人，無法收回，夫妻偕老，首重情愛，如其勉強成婚，朝夕相對，心目中却另有一人，情何以堪，我也對他不起，至於司徒良珠，天仙化人，和蔡三姑一樣，得妻如此，尚復何憾，一則和方才所說一樣，我全付心情，全在姊姊身上，不能再以虛情假意對人，作那負心之事，並且對方天上神仙，相交不久，彼此情愫未通，我也自慚形穢，配他不上，祇好將來再看罷，文麟原想飾詞推託，情發於

中，仍把用情專一，已有獨鍾，決不再娶他人的心腹之言，說了出來，等到把話說完，方覺語病太多，好些矛盾，又想不出如何改口，才免淑華憂急生氣，心方惶恐，誰知淑華一雙妙目，注定文麟靜聽，並無嗔怪之意，聽完從容笑道，照此說來，除却我效文君私奔，你是不會再娶的了，我受你挾制，無法分解，好在煌兒文武兩途，均有根底，此後已能自立，爲報你的癡情厚愛，等病稍愈，便隨你私奔，這裏不能立足，隱居別處也是一樣，你意如何，文麟聽出口風不對，急道，這也不是我的心願，此事如在昔年還鄉，姊姊初嫁之時，我自求之不得，到了今日處境，已然絕望，真能委身相從，也是一時無奈，出於勉強，何況你我均把煌兒愛如性命，爲我一人，稱心如願，使你母子分離，況又不是本心，出於勉強，我既癡心愛你，如何使你心情痛苦，我本不料會有今日一見，雖祇片刻親近，譬如童年相聚，我向你親熱一樣，並無他念，但把這些年的疑念打破，知你對我深情，此後夢穩神安，不致想起傷心，已是心滿意足的了，至於婚姻之事，今生絕望，我等來生，如無真情對人，對方痛苦，我也累贅，何必多此一舉呢，淑華先想反激，不料意志如此，堅強好說歹說，全都無用，分明愛定自己，癡到極處，把來生渺茫之約，當成真事，以後形迹上雖然不再親近，用情反到更深，再要強勸下去，勢必加重他的傷心，又覺不忍，正打算仍用柔情感動，溫言相勸，忽聽門外步履之聲，忙

把手掙開，文麟見有人來，也防引起誤會，驚慌欲起，忽聽晏魂笑道，周兄仍請安坐，似你這等癡情的奇男子，果然少見，實不相瞞，我自來厭惡男子假作多情，平日甜言蜜語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不是所求不遂，相愛成仇，便是見異思遷，得新忘舊，祇有女子用情專一，癡得可憐，以前往來江湖，遇見這類負心昧良的人，從不容他活命，先聽人言，周兄處境行事，還不甚信，此次山外回來，無意之中遇見兩位好友，護了二妹來此，才知你姊弟二人心情，竟是清白得如此，後又聽那兩好友說，此行原受三姑之託，不料二妹已遭家難，落在惡人手內，無心相遇，將人救下，互相談起周兄經歷，還想當面查看，願將二妹接來寒家，方才避往屋外，偶因一事，繞向房後，又在無意之中，窺聽出你們言動，才知世上，竟有這類用情專一而無邪念的奇男子，我知周兄，心志堅定，二妹暫時也無須逼他，自來事緩則圓，不宜操之過急，周兄由早起離開馮家，飲食未進，二妹服藥之後，也漸痊可，知心良友，患難重逢，正好暢飲幾盃，我已備好幾樣粗肴，請同飲用如何，文麟早就饑腸雷鳴，祇爲乍見淑華，大出意料，驚喜過度，祇顧纏綿情話，頓忘饑渴，方想自己一言一動，連在蔡家溫室獨臥，虛擬和意中人並枕談心，自言自語的背後之言，淑華怎會全都知道，主人不會遠出，先在馮家不會進食，也全曉得，心中一動，立覺腹饑起來，未及開口，淑華已先笑道，此時果然好些，想不到這丸丹藥

，如此靈效，方才文弟初來時，想要下牀，還覺頭暈呢，大姊盛意，自當奉陪，隨先請文麟往外屋少坐，晏瑰笑道，酒設外間，二妹今早已然梳洗，請就來罷，說罷，邀了文麟同往外間走去，文麟目光到處，原來外屋也是明燈四照，酒菜已全擺好，三姑正在獨坐凝思，想起方才同行至此，快到門口，忽又離去，許久未來，因和淑華相見驚喜，祇顧談話，把他忘却，照着所見所聞，分明淑華之來，與他有關，方才那一席話，必被聽去，覺着愧對，臉方一紅，三姑已含笑起立讓坐，文麟見她面帶笑容，心中略定，笑問三姑何時到此，三姑答說，進門不久，祇幫大姊炒了幾樣菜，文麟料他掩在窗後，暗中窺探，且喜方才沒有對他輕視的話，否則豈不難堪，跟着，淑華走出，見面便叫三妹，甚是親熱，文麟越發奇怪，方想三姑今早離開自己，不過半日，如何會與淑華這樣投機，晏瑰見文麟呆立尋思，笑道，你奇怪麼，三妹自和你相見，第二日便由別人口中，得知你和二妹這段公案，本就打有主意，想將三妹接來，後聽你背人說癡話，越發感動，惟恐以前所託的人把話說錯，剛一天明，便親自追去，剛到山脚，正遇所託良友，不特把人接來，並和二妹一見如故，彼此相見，十分投緣，連我一齊結了姊妹，我們恰好四人，各坐一方，不必客氣，我祇用一個燒飯婆，怕他忙不過來，你們請各坐下，我還要

去幫忙呢，說罷，強令文麟居中首坐，文麟方想謙謝，晏瑰伸手一攔，文麟覺着對方一

雙紅眼，隱射金光，手和剛鐵也似，知道主人性情豪爽，祇得坐下，晏瑰便請二女，左右分坐，三姑想和文麟對坐，已往下首，晏瑰突把怪眼一翻，笑道，三妹，你怕文弟與我對坐，見我長得醜怪，吃不下去麼，這是主位呢，三姑祇得依了，文麟本有好些話想說，當着三姑，不便出口，肚子又餓，主人未嘗，還想再等一會，三姑低語道，主人女中奇俠，不是看得起你，不會改口喊你文弟，他性情古怪，喜人說他菜美，在他未來以前，最好多吃一點，越隨便越好，文麟見桌上四個涼碟，均是隔年醃臘之物，就着三姑佈過的菜一嘗，果然鮮美，因聽淑華也是那樣說法，腹中正饑，便大吃起來，淑華見他吃得甚香，笑說，主人性情孤高，祇一投機，便以心腹相待，文弟多吃無妨，文麟忽想起淑華此行經過，未及詢問，知他病後體弱，不宜多言，又恐冷淡了三姑，便轉問道，前聽主人口氣，多蒙三姊貴友仗義，二姊才得遇救到此，經過情形，可能見告麼，三姑笑答，你一天採吃東西，本想等你吃飽再說，恐你放心不下，文麟應了，三姑隨說前事，原來淑華深知文麟對他，情有獨鍾，無如雙方都是詩禮之家，文麟少年英俊，早有才名，惟恐誤他前途，又加上愛子的關係，不得不加意防閑，不與相見，想起當初迫於父命，背盟改嫁，已對他不起，文麟又是那等情癡，一任冷淡，始終不變初心，對於沈煌，更是愛逾親生，照護管教，無微不至，越發問心不安，痛苦非常，自從文麟師徒走

後，既想愛子，又念良友，幸而龍子之母狄大娘，爲人甚好，彼此十分投契，還能稍解愁煩，沈家原是客籍，寄居落戶，當地無什親友，淑華又是寡居，文麟師徒一走，越發冷靜，門庭以內，雖然寂寞，仗着田產頗多，所用男女僕人，多半勤謹可靠，淑華除思念愛子良友而外，歲月本極清閑，不料禍從天降，淑華娘家尙有一母，遠在江南，輕年寡居，相隔太遠，此時旅途不甚安靜，屢次想要歸寧，均因礙難之處太多而止，前年想起，家中人口單薄，意欲把田產變賣，回往娘家居住，終因丈夫生前，最愛小三峽風景，又算落籍，把父母所留資財，全在當地置了產業，死時，自己年輕，未曾打算，又避嫌疑，不肯與文麟時常商談，匆匆把人埋葬，相隔數千里，扶柩移葬，已是艱難，這日又在丈夫隨身小箱中，發現一本祕密日記，上寫：以前如何癡愛淑華，用盡心機，破壞文麟婚約經過，才知以前丈夫和文麟原是世交、同學至好，爲了自己，曾用不少陰謀，後拿自殺挾制父母，仗着乃父財勢，先使文麟父子離家遠遊，再令人去說媒，文麟三次往家寄信求親，均被丈夫買通下人，將信吞沒，以致文麟之母思子成疾而死，父親不久又病故任上，直到婚後兩年，文麟扶柩回籍，葬完父母，將田產分與兄弟，獨身入蜀，才得相送，丈夫當初，許其日常相見，原爲昔年幾句戲言，心中妬忿，欲使文麟觸目傷心，一面查看自己心意，是否猶有舊情，不料文麟少年老成，目不斜視，對於丈夫

父子，更是忠心，遇事肯出死力，公公死前，爲了一事辦錯，真情如若敗露，不但丟官，還要抄家充軍，眼看不保，全仗文麟自告奮勇，仗着幼時好武，從小奔走江湖，體力強健，能耐勞苦，又擅騎馬，不似尋常纨绔子弟，孤身一人，帶了二百兩黃金，三日夜往返奔馳千百里，趕往省城設法，受了許多辛苦艱難，彌縫過去，轉危爲安，到家又日以繼夜，費了十天功夫，想出種種方法，獨個兒把事辦完，人却病倒一個多月，如不是他，早已家破人亡，經此一來，丈夫方始感動，再見自己端重，毫無二心，才改初念，先感文麟恩義，結爲骨肉之交，祇覺對方這等賣命出力，好些出乎人情，有些奇怪，及至對方情義越深，又過了兩年，因見文麟在外漂泊，孤身無依，常此相隨，毫無去意，也不謀幹功名，每有相當人家，向他提親，必以婉言堅拒，平日靜坐觀書，面上時現愁容，祇有愛妻在座，格外高興，向無倦容，人又却甚端謹，好生不解，這且偷翻他的箱篋，發現幾首無題詩稿，方始醒悟，得知對方苦戀愛妻，自嗟福薄，今生已是絕望，無如癡情太深，此來也無他念，祇想常見顏色，一面幫助自己，成就事業，使心上人夫榮妻貴，白頭到老，於願已足，想起自己爲了愛妻，也曾費去不少心血，不過仗着財勢方便，那似這等癡法，再一想到父親死前，如非此人，焉有今日，難得對方心地光明，妻子又極端莊，並無他慮，看過也就拉倒，死前半年，生了一次重病，想起少年荒

唐，酒色虧損，自知體弱多病，並有不治之疾，壽必不長，愛妻貌美年輕，以後孀居苦況，如何忍受，難得文麟對他那等情癡，自己死後，如令改嫁此人，不特愛妻有靠，連幼子也有照應，曾在病中，試探愛妻心意，祇是泛論，並未明言何人，不料愛妻口氣堅決，以死自誓，有心自吐真情，使其勾動前情，又覺病狀未到絕望之時，欲言又止，過不數日，又是文麟請來名醫，斟酌藥方，日夜操心，居然轉危爲安，病好以後，回憶前情，覺着二人幼年伴侶，天生佳偶，硬被自己陰謀拆散，利用財勢，挾持男女兩家父母，強奪過來，無奈少年荒唐，身弱多病，上次幾乎病死，此時雖然全愈，病根未去，醫生又有再犯無救之言，愛妻爲了自己的病，已守活寡，再要病發身死，害她年紀輕輕，寡居一世，問心難安，便對文麟也是慚愧，暗查二人心意，男的雖然持身端謹，心地光明，但他不是情深愛重，怎會那好才華，拋却功名富貴，不去謀事，也不娶妻，老是寄居人家作客，久留不去，如知此事定必心願，女的偏是那癡意志堅決，自己未死以前，自不願發生變故，也無此情理，死後有什相干，況又寄迹異鄉，無什親友，寡婦改嫁人之常情，當日前病重之時，爲了愛極淑華，疊着幼年爲了夫妻相愛，名存實亡，雖幸愛妻幽嫺貞靜，不在乎此，自己在世還好，一旦死去，丟他青年寡婦孤兒，情何以堪，越想越對愛妻不起，文麟再一避嫌離去，愛妻孀弱文秀，這家一個支持不住，再要悲苦病

死，連孤兒也難存活，想來想去，寡婦再醮，原非奇事，愛妻守節撫孤，固然也好，就是母弱子幼，難於操持撫養，也都不去說他，萬一不能守節，或是情勢所迫，非嫁不可，與其嫁外人，使孤兒受人虐待，或是不顧而去，無人教養，轉不如嫁與文麟，使其破鏡重圓，對方纔愛淑華，看其數千里孤身相從，平日那等盡心，成婚之後，定必恩愛異常，他又最愛煌兒，煌兒也極愛他，初生才祇數月，一見文麟，便即撲抱不放，近二三年，除却夜臥，老依在文麟懷中，比對父母還親。本想令拜文麟作爲義父，因愛妻力阻而止，可是由兩歲多，便學識字，每日隨定文麟，簡直不願離開一步，感情非常親密，才四五歲，已把詩經讀完，別的不說，這樣好老師就無處找去，將來死後，二人如爲夫婦，對於煌兒必更憐愛，爲防當面不好明言，特意與愛子寫下一信，說明以前經過，說汝母不嫁便罷，如嫁周叔，使你母子均能得所，實比守節還強多，我家山汝祖起，便受周叔恩義，此事曾向汝母苦勸，他均固執不允，使我死難瞑目，萬一天從人願，汝母爲周叔深情所感，重圓樂昌之鏡，不特是件佳話，我也安心，決不可爲了汝母改嫁，便失孝敬，對於周叔，更要念他兩代深恩，對你如此慈愛，必須視之若父，祇不改去本姓，便是孝子等語，一面又在病中，向文麟二次託孤，請其照看孤兒寡母，不可避嫌離去，爲防萬一有人議論，另外又留有一紙遺囑，分交愛妻良友，說起近日心緒

虧，夜不能寐，自知不能久於人世，爲防愛妻悲痛，隱而不言，心中實是悲痛愁慮，特地寫了幾條遺囑，附在日記後面，除却重提前事，勸愛妻帶子改嫁文麟，使自身有靠，孤兒也得成立而外，並說，兩代坟墓在此，故鄉有一宿仇，人甚凶險，滿門孤弱，還鄉必受凌辱，不嫁文麟，更不可回等語，也未寫明仇人是誰，底下便成絕筆，一算日期，次日丈夫舊病復發，山此去世，多少年來隱情，忽然全數發現，雖覺文麟癡情可憐，對他不起，丈夫這等爲人，也是由於太愛自己而起，其人已死，如何怪他，再想到他臨終以前，看出文麟心意，毫無妬念，反因愛極自己，不願母子二人受苦，屢次示意，勸令改嫁，並還留下日記遺囑，設想周到，回憶丈夫死前三日，屢把文麟招來，握手託孤，望着自己雙淚交流，老是欲言又止，心還奇怪，丈夫平日常勸文麟功名要緊，室家爲重，你我骨肉至交，如其朋友情長，等到功名成就，率性你也移家來此，同住我家，有了弟妹，彼此終日盤桓，祇更方便，免得你和二姊，各自拘束世俗禮節，不肯隨便說笑，反而減少興趣，照那口氣，分明看出對方癡心，爲防延誤功名，老來孤苦，特意設詞婉勸，想其功名成就，娶了妻室，再來相聚，本來通家骨肉之交，有了女眷，日常相對，可免許多嫌疑拘束之故，此時怎會改變原意，惟恐其走，說之不已，原來是想自己改嫁文麟，以贖前愆，這等存心，也實可感，祇不知所說仇家是誰，怎未寫出姓名，看

完之後，越想越傷心，悲痛了一陣，祇得打消回籍之念，對於文麟，祇管悲感憐念，終覺雙方詩禮之家，此事駭人聽聞，文麟孤身寄居，前程遠大，何苦爲了一個薄命人，使其負那惡名，斷送前程，爲時誦病，加上沈煌年已漸長，靈慧非常，公然改嫁，就自己不惜浮言，對於愛子也不好意思，由此對文麟，表面上比起以前還要冷淡，恨不能連書都不令教，欲使誤認自己涼薄無情，由愛生恨，負氣離去，因此一激，早日成家，去謀功名，免得誤他一生，無奈師徒二人，親如父子，此言一出，沈煌先就固執不捨，所習學業，在文麟循循善誘之下，進境甚速，最關緊要是兒子身有死脈，恐要夭折，經文麟細心發現，正爲設法醫治，心裏的事，又無法出口，祇得遷延下來，等到文麟帶病上路以前，幾盃別酒，發動真情，人也病倒，多硬的心腸，也無法再裝下去，同時，聽出文麟心情淒苦，懷着無窮隱痛，已有出家之想，當時柔腸百折，心亂如麻，無計可施，祇得暗囑愛子，峨嵋歸途，周老師如有行意，無論如何，也要將他請回，容我當時拜謝，再如不允，你便哭求，告以母命，心想文麟昔年愛我最深，也最聽話，等他到家，豁出受點嫌疑，當着煌兒，和他明言心意，苦口力勸，也許能够勸解，好在他師徒親如父子，愛子已然明白事理，祇將家人遣走，便可暢所欲言，誰知人非太上不能忘情，文麟師徒走後，想起他山居清苦，爲了愛子脫去危機，親往照護，以前對於丈夫，不特沒

有妬念，祇管絕望，依舊愛屋及烏，處處盡心盡力，無微不至，自己背棄舊盟，食言改嫁，雖然情出無奈，到底負心，他絲毫不曾見怪，這多年來，休說稍報深情，連口頭上一兩句安慰的話，都未說過，越想越覺對他不起，無以自解，這日正因想起前情，傷心落淚，不料一時疏忽，那本日記遺書，被狄大娘無心發現，看出真情，從旁勸解，大娘識字不多，將門之女人最毫爽，想起狄龍子全仗文麟師徒，才有今日，日前又接到簡冰如命人與淑華帶來口信，說龍子沈煌，功力大進，沈煌的病，不特無害，並還有大成就，龍子更因天賦異稟，連經高僧神尼，傳授心法，將來成就更大，心中喜極，爲感文麟恩義，心直口快，勸時，對於淑華頗代文麟不平，淑華越發悲痛，便把心事明言出來，大娘力言，這樣下去，雙方祇多苦痛，誤人誤己，好在周老師不是那樣人，他無非想和以前一樣，時常與你相見，並無他意，祇願你避嫌疑，他那樣癡心愛你，平日連面都見不到，怎不傷心，你不見他，多好的心，也顯不出，如何還能勸解，依我之見，最好等他回來，和親姊弟一樣，日常相見，先把氣平下去，然後隨言勸解，有我和兩弟兄在旁，無話不可以談，避什嫌疑，何況還有丈夫遺書，便嫁與他也不相干，淑華見他感情用事，話太直率，偏向文麟太甚，感激之餘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正想反問你還不是無夫而孕，爲何守貞不嫁，大娘氣道，我以前是和家人鄰里負氣，龍子這個冤孽，又太頑

皮，丟下我捨不得，不丟，到了人家一同受罪，最重要是我長得醜，如和二妹一樣，溫柔美貌，再遇上周老師這樣天生情種，不等他說，我早先開口了，還等今日麼，淑華聞言，也由不得破涕爲笑，減了悲懷，正談說間，忽有傭僕入報，說大舅老爺陳玉堃，前來拜望，說是奉有外老夫人之命，淑華早就懸念老母近況，玉堃乃他遠房兄長，已有多
年不見，忙令請往客廳款待，見面一談，才知玉堃近年經商兩湖，偶然也來四川辦貨，
去年回家，淑華之母，老病纏綿，每日思念愛女，曾託玉堃便道接其歸寧，爲了經商事
忙，無暇繞路，今春又來重慶辦貨，玉堃之子陳耀，忽然拿了陳母書信起來，說是病勢
日重，不能久於人世，令淑華念在母女之情，速往訣別送終，詞甚哀痛，並說，近年家
境日惡，貧病交加，前接女兒來信，有移家回南之意，終日凝盼，有如度歲，語更沉痛
淑華知道玉堃青年在家，頗有惡名，前年母親來信還說，所剩百十畝好田，均被玉堃巧
計侵吞了去，怎會託他父子接自己，母親學問甚好，又非親筆，先頗疑慮，後見玉堃年
紀已老，衣服華美，舉止神情，已大改變，不似昔年那樣強橫惹厭，自稱，近年經商，
十分發達，心想，他已是個財主，不致數千里外趕來騙人，母信雖非親筆，前年的信，
外人怎會得知，信上所說，完全相符，料是病中無力，命人代寫，又以相隔太遠，無人
可託，祇好請他代爲迎接，想到這裏，覺着老母病勢，定必危險，心緒一亂，沒有仔細

查考，和大娘略一商計，硬定次日起身，玉堃便問移家之事如何，淑華爲防來人不甚可靠，故意答說，管田的人，已往成都有事，必須等他回來，母親病重，不能久延，祇好先去，好在狄大娘是我義姊，管田的周老師，是你兄弟好友，煌兒想遊成都，已然同去，剛走兩天，尙無回信，祇好等我江南回來，再作全家南移之計，初意玉堃雖然年老人品太壞，前年又曾謀奪老母田產，一面說話，暗中查探對方神色，不料玉堃老奸巨滑，近年往來川湘一帶，因聞淑華守着丈夫所留田產，滿門孤弱存有惡念，來此是三日，早命狗子打探清楚，聞言知道對方懷疑，神色自若，不特沒有往下追問，反說長路跋涉，貴重金銀，不宜多帶，婦娘老病須用，我近年頗有盈餘，不妨借用，將來再還，玉堃隨又談起前年的事，婦娘把田賣與旁人，吃了點虧，小人播弄，又當是我買，還受了一點冤枉，去年經商發財，爲爭這口閑氣，已代婦娘把田贖回，自知少年窮困，行爲不滿人意，如今年老發財，凡是昔年說我閒話的人，多加資助，淑華信以爲真，又見玉堃拿着串佛珠，時常默念，心想惡人晚年，每知悔過，也許所說是真，否則，必勸自己快賣家產，隨同南遷，口氣不會如此隨便，大有話已帶到，行否聽便之意，也就深信不疑，一問侄兒怎未回來，玉堃答說，現在船上看守貨物，附近還要辦貨，無暇分身，行前拜望，現定明日起身，船上相見，也是一樣，淑華隨將家務交與大娘掌管，自帶一僕一婢

起身，到船一看，狗子年已成長，衣服也頗樸素，祇是斜眼，而帶詭笑，執禮太恭，開船以後，見是順風揚帆，逆流上駛，問是何意，玉堃答說，還要去往上流城鎮辦貨物，心想商人重利，此行仗他照應，又聽祇有三數日就擱，一走回路，立可加快，加以老賊父子相待甚優，同居一船，自帶丫頭住在後艙，三餐之外，不甚見面，有時飯後，也祇略敘家常，從未盤問田產多少，屢說輕年守節不易，大為我家爭光，可欽可佩，詞色更是誠懇和善，祇狗子一隻斜眼，閃爍不定，似在時常注視自己，笑得也極難看，禮貌却甚恭敬，以為生就怪相，不疑有他，船上只有四個船夫，均是壯漢，內中一個滿臉橫肉，神態凶惡，對玉堃父子好似交往多年，神情親密，不時見這四個船夫，和狗子互相說笑，交頭接耳，問知此船往來載貨，僱用已久，賓主情厚，客商對於船夫，照例買好，以求便利，遇事賣力，也未在意，這日船行江中，天方黎明，爲了母病心煩，一夜未睡，偶啓艙門，探頭外望，瞥見隨帶男僕常升，滿臉驚惶，手中好似拿着一個小紙團，立在後艙門外，好似憑窗看水，不時回顧後艙門，東張西望，似有什事光景，方想詢問，忽聽玉堃在喚常升，忙即慌張走去，看出有異，正想走出，詢問何事，瞥見常升轉身時，把手中紙團往後一丟，看那意思，似往自己身前丟來，不料被風捲走，正命使女秋棠往取，不料狗子由前艙走來，搶前拾起，略一過目，說道，是誰的破紙，滿地亂

丟，說罷團成一團，丟向江中，淑華瞥見紙條甚小，上有字跡，因未梳洗，常升剛被玉堃喊去，想必有事，看狗子驚慌神情，心疑母親病重，玉堃恐已愁急，不肯明言，被他探出，想來稟告，沒有想到別的，等到梳洗完畢，走往前艙，想喊常升來問，連喚兩次未來，狗子笑說，我代姑媽喊去，一會回轉，說常升瀉肚病倒，淑華想起早來常升面色，果是不好，也許生病，面色難看，所丟紙條，出於偶然，並非有事，否則多年老僕，儘可等人起身，暗中稟告，或令秋棠轉達，何須大驚小怪，喚他不來，可知是病，本來無事，也就拉倒，飯後，老賊父子不令回房午睡，說有要事商談，淑華一聽玉堃口氣，是說守節太難，撫孤不易，大有暗勸改嫁之意，當時便以正言回復，以死自誓，老賊父子微笑不語，未往下說，不由心生疑心，暗忖此人莫要起心不良，怎會前後的話，完全相反，且等靠岸之後，探明對方心意，好了便罷，如有他念，反正自己早想歸寧，母親病重，定必不假，身旁帶有僕婢，原防萬一，稍見不合，到了城鎮，泊舟之處，便與分開，另僱一船起身，省得承他的情，還有不測，心中盤算，忽想起玉堃曾說，母親養老的回，經他買回，爲何來信，又說貧病交加的話，心中一動，再一暗中觀察，狗子自從雙方住口之後，便朝乃父諷笑示意，隔不一會，又往船頭，朝船夫們交頭接耳，低聲密語，不時斜顧自己，高興非常，越生疑心，話不投機，不願久坐，推說身

子不爽，回房安息，心中愁悶，不覺睡去，醒來聞得人語喧嘩，起身一看，船已靠岸，當地乃是一個小鎮，隨見玉堃父子，同了船老大，往岸上走去，狗子和船家攜手而行，不時回顧自己這面，手指說笑，似頗得意，吃玉堃回身喝止，這三人均未想到自己由窗縫中，無心發現，到了岸上，便朝一酒樓走進，淑華暗想，每日停船，均在黃昏左近，今日天氣還早，浪靜風平，正好行路，又不採辦酒食，何故停船去往酒樓，難道這小市鎮上，還有什事不成，忽想起常升的病，不知好否，此是夫家世僕，年已五十，從小便隨主人出門，十分幹練，人又忠心，到了地頭，便要分船上路，如其病倒船上，豈不爲難，忙令秋棠往喚，歸告常升不見，不禁大驚，令問船夫，說是玉堃命他上岸尋醫，已然先行，秋棠也剛睡醒，不曾見其上岸，心正驚疑，忽見一個青布包頭的少女，手提一籃，上船賣花，船夫見那少女村姑打扮，貌甚美秀，出口調戲，說我們船上，雖有兩個女客，現在還正守寡，要賣花過幾天來，此時還用不着，淑華當時不會會意，見少女惱恨船夫說俏皮話，已出惡言爭吵，怒說你們該死的東西，爲何口出不遜，今明日定遭惡報，內一船夫，聞言大怒，聲勢汹汹，兩不相讓，已快動武，因見少女身材苗條，貌相似頗秀麗，覺着令人可憐，無故受野男子凌辱，忙令秋棠前往勸解，並令入艙相見，耳聽船夫尚在冷笑低語，這一對面，越覺少女豔美靈秀，眉目間帶有英氣，十分憐惜，令

共坐下，笑問家在何處，這類小市鎮，怎會有人買花，少女人甚大方，也不客套，聞言便自坐下，答說，父存喪亡，祇有一個兄長，不善治生，家中種有不少花草，閒來出賣，遇見往來客船，挑那有緣的女客，賣他一朶，貼補零用，淑華先未留意，聞言一看，籃中的花，祇有一朶芍藥，當已賣完，便笑答道，我現寡居，此花無用，我送姑娘幾兩銀子，結個緣罷，少女笑答，我雖窮人，從不自受人家好處，如結善緣，此花必須留下，因喜少女美秀，便命秋棠給了幾兩銀子，花由秋棠拿去，少女方笑說道，你莫小看花，此是我家特產，少時一看花蒂，就知道了，淑華還想詢問，少女往岸上一看，忽然起立，笑說，你們快開船了，前途再相見罷，未幾句話，語聲甚低，說完匆匆走去，淑華心還不捨，正待喚回，忽見玉堃父子，同了船老大匆匆趕回，已到岸邊，同時少女正上跳板，吃兩個船家一邊一個，擠上前去，似要伸手調戲，眼看把人圍住，心方氣憤，忽聽嗷呀一聲，兩個船家，不知怎的，會對撞了個滿懷，等到彼此警覺，少女已到了岸上，手指船家，罵了兩句，也未聽真，便走入人叢之中，不知何往，玉堃等三人也由跳板走過，上來便命開船，和原留三船夫低語了兩句，船便離岸，常升並未跟來，不禁愁急，忙迎上前，未等開口，玉堃已先說道，方才二妹睡時，常升病重，我知此鎮有一神醫，手到回春，特地命人送他上岸醫治，據說今夜可愈，已代僱有一乘山轎，人好

之後，立時沿路追來，約定前面老王壩等他，這樣兩不耽誤，至多明早就回船了，我知二妹醒來，必定耽心，無奈今夜船家說有風暴，這裏不宜停泊過夜，必須趕往老王壩，祇好如此，今夜包你如願，把人見到，淑華聞言，將信將疑，船已開往江心，蓬也拉滿，知道說也無用，正自氣憤，偶然回顧秋棠，正使眼色，氣頭上也未再說，自往後艙走去，方想詢問，秋棠已滿面驚惶，把手中花遞過，指了一下，假裝取茶，往前艙走去，知有原故，朝所指之處一看，原來花帶旁邊，有一片花葉後面，寫了今夜有賊，全船皆是賊黨，不可多問，無須驚惶，自有解救，看完將花棄去等語，不禁大驚，暗忖這兩父子，今日神情可疑，常升無故失蹤，也許途中遭了謀殺，都在意中，賣花少女，不知姓名，匆匆相逢，怎會知道賊黨凶謀，如何能够解救，二人先甚驚惶，後想少女前後所說的話，均似有因，賣花怎叫結緣，花也祇有一朵，下船時明見船夫把他圍上，晃眼之間，人到岸上，衣服也未沾着，船家却自己撞了一下，行動那變快法，也許異人俠女，發現賊船，來此點醒，祇不知玉莖父子，怎會與賊黨勾結一起，越想越害怕，後見船駛江心，風帆飽滿，天色已近黃昏，憑窗遙望，祇見烟波浩蕩，江流有聲，一輪紅日，已與水面相接，浮沈跳盪於天水相涵之間，比起平時所見，大了不知多少倍，紅光萬道，由遙天水面上，對準船頭，直射過來，照得萬頃江波，閃動起億萬金鱗，大江落日，景

極壯麗，不時更有三兩漁舟容與中流，漁網半挑，划槳而過，兩岸春山迤邐，暮靄蒼茫，再經落波殘陽，迴光反映，烟嵐雜沓，紅紫交輝，時有團團白雲浮湧山間，潏然欲起，江面又闊，前後兩面的輕帆，宛如白鷗點點，出沒波心，點綴得江山如畫，美不勝收，淑華多年不曾出門，如此江山，難得見到，當日又是天氣晴和，順風揚帆，舟平如屋，一路觀賞過去，不覺把方才憂疑之念，減去了些，眼看遠渚烟凝，暝色欲收，適見殘陽，已墮遙波，剩下半天紅霞，映得江面上赤陰陰的，天色逐漸暗了下來，大半輪白月，也快離波而起，上下游已不見一絲帆影舟迹，天空中略現出三兩疏星，知時入暮，覺着江風吹袂，似怯衣單，意欲回房添衣，偶一轉身，瞥見前艙燈已點起，那面有刀疤的船老大，正和玉堃父子圍坐密談，交頭接耳，神情詭祟，想起前事，心中一動，微聞身後咳嗽之聲，聞聲回顧，原來又是秋棠，神色之間，比方才更爲驚惶，正兩眼注視着自己，像有急話要說，淑華驀地一驚，情問，你看到了什麼，秋棠悄說，又是怪事，我從前艙還來，心下忖量，那賣花少女，好生奇怪，將近後梢，無意間探首窗外，向船後一望，忽然又見賣花少女，站在一艘小船頭上，正向我們急追而來，淑華一面聽着，一面瞥見秋棠手中，持着一物，閃亮發光，正想動問，此物何來，秋棠已指着那東面，接着說道，初發現時，那船本由右岸，激江而渡，到了江心才將船頭撥動，飛也似掠着水面，急駛而來，晃眼便被追上，少女站在船頭，手裏拿着一個小包，到了船

旁，我正想喊他，她把手連搖，跟着丟來這枝銀鏢，上面綁着一張紙條，話未說完，淑華已將那長約三寸的銀鏢，連同紙條接過，打開一看，上寫，今夜不可吃酒，賊黨如有無禮之處，不必驚惶，能忍則忍，真個不可開交，可將此鏢取出，你恨何人，便向何人打去，賊黨任多猖狂，一見此鏢，必不敢動，即便將他打傷，也是不妨，到了急難之時，自有人來抵擋，決可無事，淑華情問秋棠，這小船還在麼，秋棠答說，小船將鏢丟進，並未停留，依舊朝前急駛，走出不遠，便朝右面山脚下駛去，那一帶泊有好些漁舟，小船駛入其間，就分辨不清了。那時我又聽到後梢船夫低聲說話，貼着板壁窺探，只見船老大正和掌舵的爭論，一個說他胆小，斷無此事，一個說那小船行迹可疑，至少也是水路上的朋友，過了老王壩，最好把我們的信旗扯起，給他們一個招呼，免得多生枝節，跟着便見船老大由船舷走過，過時，並還探頭朝後窗看了一眼，冷笑了一聲，便自走去，我把後窗門關上，想喊太太來看，剛一探頭，便見大舅老爺父子，朝着太太指點說笑，話聲甚低，船老大也走了進來，恐被疑心，連忙退回，又等一會，見天快黑，這一帶江中景色，甚是荒涼，想起常升無故失蹤，船上盡是強盜，大舅老爺也許和他同黨，心中愁急，才偷偷來找太太商量，淑華正要答言，忽聽脚步之聲，連忙把鏢藏入袖內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狗子，親自拿了一盞油燈進來，見面詭笑道，孀娘方才看那江景好麼，江風夜寒，怎穿得如此單薄，多教人担心呢，隨說，將燈放在桌上，回手想拉淑

華手臂，淑華見他神情詭崇，早就留心，見要伸手，忙即退避，正色答道，我換衣服，不容有旁人在一邊，你請出去，如若有什么事，我令秋棠去辦好了，狗子還未及答，忽聽玉瑩呼喚么兒快來，我有話說，狗子見淑華面色冰冷，詭笑道，我是好意，自家人有什么避忌，當升還不是個男的，如何就能隨便走進，淑華見他詞色輕狂，心更生氣，也不理他，轉命秋棠取衣更換，狗子也自走出，淑華料知事情緊急，天已入夜，船未靠岸，前面江景越發荒涼，祇聽夜風呼呼，江面上連個漁燈都見不到，兩岸也無人家，除却高山危崖，便是斷岸淺灘，月色被浮雲所遮，時隱時現，顯得天色分外陰晦，船上盜黨，均是身高力大的壯漢，玉瑩少年時又會拳棒，狗子想也得有傳授，老少六賊，合在一起，自己兩個少女，無力與抗，稍有不測，祇好投水一死，再一回憶老賊初見面時，所說的話便有漏洞，如何不曾聽出，無端受此慘禍，不特母子不能相見，最痛心是文麟從小相愛，自己違約背盟，他仍萬里追隨，不肯離去，好些心腹話，尙未說過一句，豈非恨事，越想越傷心，不由流下淚來，秋棠見主母悲泣，從旁勸說，方才賣花女和小船中人，必是英雄俠客，到時也許是個救星，淑華低聲情答，就算人家仗義相助，也打不過他們人多，何況船行江中，無邊無際，風高月黑，四無人烟，連喊救命都無人聽見，何況小船並未跟來，如何解救，我看早死的好，如等狗強盜發動，被他捉住就求死不得了，秋棠聞言，再三力勸，好歹挨到老玉瑩，如真無救，再死不遲，淑華見他，急得要

哭，正說，你不要慌，等我仔細盤算一下，忽聽玉舛走來，站在門外笑道，前面不遠，就是老王壩，常升不久尋來，好在船不開走，只管放心。今日船家打牙祭，做好些菜，因此飯晚一些，三妹想必餓了，前艙酒菜，已然擺齊，請先吃兩盃酒罷，淑華還未說話，秋棠已裝着一付笑臉，走往門外，笑道，太太人不舒服，懶得起來，方才說過，想和前天一樣撥點菜來，在房裏吃呢，玉舛笑道，這樣也好，這幾個船家，都跟我好幾年，我們生意人出門，同船共載，照例一家，爲了姑太太，還須分成兩席，既然不肯出來，不用再分，我們正好同坐，顯得東夥親熱，秋棠你到前面去，挑太太喜吃的菜，多撥一些，你侍候完了，也在裏面吃罷，淑華白天愁煩，吃得太少，今晚開飯又晚，早就腹飢，又不願到前艙去，聞言假裝睡熟，也未應聲，秋棠去了好一會，才端酒菜回來，還有一小桶飯，淑華推窗遙望，見月光隱現陰雲之中，明晦無常，船已近岸行走，沿途山形，越發險惡，秋棠一去多時，心正憂疑，見面方問，你怎去了多時，秋棠手放胸前連搖，又使一眼色，才故意答道，人家舅老爺和二相公，好心好意，爲你辦就好酒飯菜，太太偏要生病，常升那大一個人，有什麼担心的，值得這樣着急，快請起來，吃一點，到了老王壩，舅老爺還有好些心腹話，要和你說呢，淑華見她變臉變色，料有原因，隨口答應了幾句，秋棠便把小桌放向床邊，一面勸吃，先把壺中的酒，偷偷潑向窗外，再把冷茶倒上一些，假意勸飲，末後裝取東西，跑往前面，走了一趟回來，才低聲

說道，這老鬼真不是東西，方才拿刀嚇我，又給我一錠銀子，大意是肥水不落外人田，他父子已不再回家鄉，知道主母有錢，本意祇想挾制主母，把所有錢財，一齊獻上，不料小畜生看上主母美貌，竟想亂倫，改爲人財兩得的主意，因被常升看破陰謀，已被小畜生，暗命船家推入江心，我如聽話，幫他謀害主母，用酒灌醉，老王孀是他們賊窩，比時已然醉臥，便由小畜生親自下手強奸，他祇叫我多灌幾盃，並說主母酒量甚好，船一靠岸，如未吃醉，必要我命，並未提起酒有毛病，我看小畜生遞酒時，搖了好幾下，眉花眼笑，好些可疑，也許裏面放有東西，方才往外倒酒恐被他們看破，借拿東西往前艙，小畜生問我酒吃多少，我說主母量大，今日心煩有病無心吃酒，我正勸呢，包給灌醉，他也沒有話說，這時全船強盜，祇有一人搖櫓，下餘全都換上新衣，坐在一起，大吃大喝，說的盡是害人的話，高興非常，他那酒已被倒去，不吃一點，恐怕疑心，好在我們還有兩瓶大麵，主母先吃幾盃，一則壯膽，二則免他生疑，等船靠岸，如有救星更好，如真形勢危急，先拿假話，把小畜生穩住，再去投水，我雖年小，由去年春天起，便隨小相公學些拳腳，又常往尼姑庵去，和小師父們討教，還有一點力氣，打架不行，冷不防和小畜生拚命，勒住他的頸頸，把他掐死，或是拖他一同跳水，必能辦到，老鬼四個兒子，到有三個短命，祇剩這個斜眼的小畜生，還在造孽，好歹叫他父子遭點報應，拚捨一命，爲主報仇，報答主母，從小愛我的恩義，做鬼也是心甘，淑華

見他詞色悲壯，語聲雖低，恐被後梢賊黨聽見，忙囑棹聲，秋棠悄答，後梢還隔丈許遠近，不是靠近，決聽不見，有一小洞，已被我用鏡子擋住，如今賊黨，把我主僕當作囊中之物，可以隨意擺佈，絲毫不在心上，不會來此偷聽，主母却要順着我說，吃個酒足飯飽，不管尋死拚命，才有膽子，就死也做一個飽鬼，聽天由命，急他做什，淑華本來愁急，聞言心想既然豁出一命，有什害怕，也跟着飲食說笑起來，事有湊巧，狗子自從一見淑華，便神魂顛倒，力言不是嫡親姑母，有什相干，非此不可，否則便不想活，玉堃祇此一子，愛如性命，勸說不聽，好在同船盜黨，均是多年心腹，平日行爲，又盡是神人共憤，傷心病狂，同一敗類，不怕丟人，心想以前數年，專在長江川湘一帶，作這水上生涯，近年風聲越緊，去冬回家，又把家中產業，連前隔年侵佔淑華母親的百十畝肥田，一齊賣掉，父子二人，帶了新納愛妾，逃往老王壩賊巢居住，當地山高水急，形勢險惡，荒僻無人，却有着不少肥沃土地，以前原是賊黨存賊運散之地，照例在川湘一帶，劫了商客，運往賊巢，放上一半年，重行搭配，再由老賊父子，裝着經商，去往四川各州府縣銷售，換來銀錢，再辦川中貨物，溯江而下，回往江南販賣，有時也在川江中殺人越貨，行事却極謹慎，這次偶然聽人說起，淑華居孀，隱居小三峽，擁有不少遺產，滿門孤弱，容易下手，狗子更看上淑華美貌，如非老賊作事乾淨小心，已早下手強奸，日間小賊把常升推入江心，已受埋怨，說是萬一不死，被人救起，便是後患，

小賊在席上聽老賊重提前事，心中不快，頂撞了幾句，聞得後艙主僕二人，似在對飲說笑，心養難搔，偷偷掩來，想看淑華酒醉也未，正趕秋棠勸主人飲食，並誇自己如何好法，才未生疑，正想再聽下去，玉堦又在前面呼喚，狗子知道乃父，平日笑裏藏刀，非到時機，驟然發難，事前不肯現出絲毫形迹，日前又曾約定，非到老王壩老巢，不許稍露口風，以防激出變故，人財兩失，話甚有理不敢不聽，停得一停，老賊又在呼喚，氣得咬牙切齒，暗中咒罵了幾句，方始歸坐，秋棠靈巧，和淑華問答本是假話，一聽老賊呼喚，探頭一看，狗子剛往回走，忙告淑華，狗子在外偷聽，剛被老賊賊走，說話務要留意，再待一會，船到老王壩，便裝酒醉怕熱，去往船頭吹風，狗子必要跟出，無事便罷，稍見不妙，主母投水，我和小畜生拚命，免得被他按在房裏，死活都難，淑華已然吃飽，酒也吃了兩分，素來上臉，玉頰紅暈，越顯嬌艷，膽也壯了不少，聞言忽被提醒，暗忖，賊黨人多，我一女子，手無縛雞之力，祇被堵在房中，插翅難飛，看起來，投水尋死，並不容易，如裝酒醉吹吹風，老賊父子必定疑心，就放自己出走，投水時難免被抓住，如何能死，越想越急，正和秋棠商量，要死就去投水，否則決死不成，秋棠聞知所說有理，終覺途中所見到的一隻小船，或許是個救星，生機尚未絕望，再三勸解，淑華正自遲疑，船已靠岸，暗忖後艙門小地仄，好些可慮，不如就勢走往前艙，相機而行，為防萬一求死不得，又暗藏了一把利刀在衣袖內，這時滿天陰雲，星月無光，

江面上一片沈黑，祇有風水相激之聲，岸上兩邊危崖高矗，當中現出一條狹谷，寬祇數尺，祇臨江不滿五丈方圓，一片石壩，黑黯異常，四個船家，分頭收篷放板，拋錨繫船，忙碌異常，老賊父子正在交頭耳語，瞥見秋棠扶了淑華，裝醉走出，大出意料，狗子正要上前，吃老賊搖手止住，秋棠見狗子面有怒容，猛想起方才遞酒時，曾聽狗子說，此酒吃了必醉，必是內有迷藥，見人不曾睡倒，生了疑心，又見岸上黑黯陰森，不見一人，也無絲毫響動，心漸失望，不禁着起急來，心想事已至此，方才奸謀親耳聽到，決無差錯，老賊想奪家產，狗子一死，也許不會傷害主母，我先與小畜生拚命報仇再說，念頭一轉，故意笑嘻嘻對狗子說道，相公你到這裏來，我有要緊話說，包你喜歡，說罷便往船頭走去，狗子原意，酒中下有蒙藥，又加上好些春藥，淑華人一醉倒，手到成功，及見走出，心疑秋棠鬧鬼，爰見淑華春生玉頰，燈光之下，越發動人，想要上前調戲，軟的不行，便來硬幹，不料被老賊阻住，正在氣忿，想要發作，及聽秋棠這等說法，想起方才所聽好話，一時色迷心竅，誤認秋棠爲他盡力，不知如何措詞，說得淑華回心轉意，連忙跟了出去，也是狗子該遭惡報，老賊那麼深沈機警，因船頭上衆賊黨正在忙亂，外加入多，個個勇武，秋棠不過十三四歲的少女，做夢也沒想到，敢和狗子拚命，並未阻止，等到瞥見秋棠站在船邊，和狗子耳語，人往外擁，心中微動，方要開口，耳聽一聲嬌叱，船頭人影連晃，嘖咚一響，羣賊紛紛驚呼，狗子已被秋棠抱緊，

墜入江中，隨流而去，老賊祇此一子，驚慌忙亂中，一面嘶聲急喊，便往外跑，忽聽船旁水響，淑華在後，瞥見一條黑影，由蓬頂穿入水中，二人一個驚急過度，一個快意非常，全未留神，淑華原與秋棠約定，不到萬分危急，或是自己無法求死，才與狗子拚命，初意秋棠少女，不過一時義憤，沒料到小小年紀，這等忠勇膽大，搶先發難，變出非常，當時呆一呆，耳聽老賊，在船頭上急得亂跳，忽然想起秋棠爲主報仇，死得可憐，此時艙中無人，好容易有此機會，再不投水，老賊祇此獨子，不問狗子能否救上，必遭毒手，想到這裏，強忍悲憤，輕悄悄走往後梢，見船已泊定，後梢空無一人，江流甚急，覺着賊黨此時即便追到，祇一舉步，便赴江流，怎麼也來得及，心中一塊石頭落地，正爲秋棠傷心，耳聽船頭人語喧嘩，和老賊哭喊跳足，聲甚慘厲，聽那口氣，似說狗子近年體弱多病，不會水性，無論那位弟兄，將他救上，願出萬金重賞等語，同時又聽撲咚撲咚接連兩響，忽想起這般江賊，多通水性，萬一跳到水裏，被他救上，如何是好，心正尋思，想等江賊搶往下流救人，趕出一段，再行投水自殺，瞥見船老大，趕進前艙，不知那賊是嫌江面黑暗，來取火把，又聽口中連聲呼哨，誤當來擒自己，心中一慌，忙往江中撲去，剛一轉身，猛覺腰間一緊，自己被人抱住，不禁悲憤填膺，急得周身亂抖，剛驚呼得半聲，待要拚命猛掙，忽聽耳旁低喝，我非賊黨，不必害怕，耳音甚熟，百忙中回頭一看，正是那賣花少女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出於意外，忙卽住口，人已離

地而起，被少女挾住，縱往船篷之上，走了幾步，少女便自蹲下身子，搯上淑華，觀準右岸，離水較近之處，縱將過去，由暗影中順着一條又陡又峭的崖坡直上，到了崖頂，將人放下，附耳說道，地勢我早看好，這等黑天，賊黨決看不見，方才那賊，更是粗心，爲了老賊怪叫，你喊那一聲，許未聽出，即便想起，也必當你投水，可惜事前不及通知，害得那忠義丫頭，白灌一肚子江水，便宜小賊，落個全尸，方才船一靠岸，我哥哥乘着後梢水賊離開，便先縱上篷頂，見小賊被人拈住頭頂，撲入江中，順水衝去，和我打一招呼，令救姊姊，等他回來，再和這般狗強盜算賬，隨即入水救人，我哥哥有名的金鈞小白龍，必能將人追上，那兩個水賊，休想活命，我們原是途中救起一人，發現狗賊陰謀詭計，裝着賣花，看你爲人如何，因是無心相遇，老王墻地碰了熟，從未到過，連向多人打聽，祇知當地山形險惡，下有伏礁，水流太急，容易翻船，山徑甚是荒涼，並無人烟，以爲賊黨想擇隱僻之處下手，舟中祇兩女子，老賊志在謀財，得人而不害命，何須如此費事，還在奇怪，沒想到賊巢在此，等船靠岸，才聽出他們黑話，狗強盜人數虛實，雖還不知，看老賊是他們頭領，賊黨水性武功，全都有限，即便人多，也容易打發，不過天下事，往往難料，我兄妹二人，遇見這類狠心狗肺的惡賊，照例斬草除根，你如在船，恐怕顧不過來，這裏居高臨下，天又黑暗，便於查看，我把話說完，便須殺賊，你可守在此地，如獲全勝，不必說了，萬一賊黨人多，一時殺他不完，我兄妹

定必入水誘敵，也許隱藏起來，你祇將身臥倒，賊黨必認爲人早入水，決想不到會在崖上藏伏，少時殘餘賊黨，必回巢穴，船上至多留一二人看守，我兄妹也必起回，將其殺死，把你主僕，用原船送走，到了城鎮，也不必報案，我兄妹自會約人起來，將其一網打盡，你那老家人常升，也被我們救起，如果不是他，還不會跟下來呢，請你放心好了，淑華不等話完，早跪拜下去，吃少女一把拉起，匆匆說完前言，未容發問，轉身就走，淑華伏身崖上，朝下偷看，見少女剛到崖下，便聽老賊驚呼尋那婆娘，立有一賊黨，由船頭趕往後梢，歸報人已不見，多半乘亂投水，話未說完，那面帶刀疤的船老大，本在連聲吹哨，又取了一枝火箭點燃，化爲一串流星，朝暗谷那面高空中射去，聞言大怒，好好一只肥羊，讓他死去，我們白費許多心機，豈不冤枉，賊黨不服，說我在船頭有事，你還入艙去點火把，如何也不留神，却來怪我，老賊人財兩失，狗子又被砍堂，撲入水內，凶多吉少，平日任多陰險深沈，也急得心神皆顛，周身亂抖，正在哭喊暴跳，見二賊爭執，面上一驚，忙即上前勸解，說道，老兄弟，我知你要我姪子，我們這般弟兄，祇你一人最好，必是爲你沒出息的姪兒，日前和你糾纏，爭這婆娘，你疑心我父子，暗中鬧鬼，心中不快，才不肯下手救他，我老大哥，說話算數，明人不做暗事，照你日前所說，二人共娶一個老婆，好些礙難，那婆娘也必不肯答應，索性給你一個爽快，如能把我兒子，連這婆娘，一齊救上，將人歸你，再把我的家財，分你一半，如單

把我兒子救上，照樣酬謝，決不食言，你看如何，船老大不等話完，早把衣服脫下，哈哈大笑道，老大哥，你是智多謀，樣樣都好，祇是一有你那寶貝兒子在場，便不再顧弟兄義氣，你兒子要那婆娘，和我明說也好，偏要鬧鬼，實不相瞞，到了地頭，除非公平享受，我也能夠快活幾天，誰也不相過什麼太平日子，早這麼說，你那兒子，不早救起來了麼，說時淑華聞言，正氣得亂抖，暗罵狗賊，狠心狗肺，忽聽遠遠人語喧嘩，那條暗谷，和臨江一帶，地形深險，格外傳聲，聽去十分清楚，料有賊黨到來，定睛回看，一夥盜黨，各持火把油松，正順着谷徑，蜿蜒飛馳而來，遠望過去，宛如一條火龍，方想賣花少女，共祇兄妹二人，來了這多賊黨，如何抵敵，心正發慌愁急，這回老賊陳玉堃，見船老大，還在說之不已，急得不住打拱作揖道，好兄弟，你是長輩，如何與姪兒吃醋，小畜生落水已久，江流太急，有話回來再說，祇把人救起，全都依你如何，船老大猶笑道，我這是爲色所迷，這多年來，凡是和你倔強的人，休說像我這樣，臨場挾制，稍爲頂幾句嘴，至多三月，不是無故失蹤，便是暴病而亡，先前還當偶然，年月一多，我在暗中留意，才看出一些破綻，實不相瞞，此行各憑天命，能夠兩個一起救回，我自存主意，帶了我的心上人一走，便感盛情，別的酬謝，我也不要，萬一祇救一個，如是女的，不特分文不要，連我原存的金銀，也全奉送，從此不再相見，我明人不做暗事，如將你那寶貝兒子救上，活的是無話說，照約行事，萬一落水時久，或是被那丫

頭搥死，却休怪我不肯出力，老賊連受同黨挾制譏嘲，不特不怒，反而躬身屈節，連陪小心，忙說，我祇此一子，救他活命，是我恩人，便保得全尸，也有重謝，船老大耳聽同黨喧嘩之聲漸近，方始笑答，你不要急，不管死活，照他落水，還不過盞茶光景，這裏盡是亂流，我一下去，任他淌出多遠，也必追上，說完，鞋襪已然脫下，站在船旁，雙手一伸，正待往水中竄去，忽然厲聲怒吼，仰跌在地，老賊和另一賊黨，低頭一看，原來船老大，不知何故，齊腳腕被什麼東西截斷，成了禿椿，滿船鮮血。人已痛暈過去，老賊長衣，已早脫下，見狀先頗驚惶，搶往船中，拿起一把鋼刀，探頭往外一看，另一賊黨，正在咒罵呼喊，水面上依舊是靜蕩蕩的，祇有江波打船，發發之聲，別無跡兆，方才因船老大，滿臉厲氣，神態強橫，老賊固不必說，旁立同黨，全都沒有留神腳底，竟不知船老大的雙足，怎會齊腳腕截斷，浪花照舊飛舞，一個接一個，往船上打來，別無異狀，老賊先料水中，來了強敵，將刀拿起，不敢就出，及見無事，岸上十餘個盜黨，又呼哨蜂湧而來，紛紛趕上，心胆一壯，忙即迎出，告知前事，正說船老大，如何無禮，以及無故受傷，敵人不見蹤影，準備遷幾個會水性的，搜敵救人，船老大忽然痛醒過來，見雙足全斷，方才又將老賊得罪，似知難於活命，一時橫心，當着羣賊，歷數老賊，本領有限，全仗鬼計多端，一面勾結死黨，擁他爲首，一面施展陰謀毒計，排除異己，暗害同黨弟兄，自己早已看破，惟恐老賊陰毒，沒有拿着真憑實據，一個

不巧，反受其害。這次爲一婆娘，看出他居心險詐，禽獸不如，那婆娘還是他的妹子，照例嫁我，才是正理，爲了溺愛狗子，竟想任其逆倫犯上，強奸人家，逼爲兒媳，方才逼我下水救他兒子，並無敵人，不知用什方法，將我雙腿斷去，自來冤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你們想想，以前死的，那些弟兄，有多可疑，這類禽獸，當他頭領，人也丟盡，老賊先因另一同黨胡四，和船老大不對，必爲作證，雖然氣極，仍在冷笑，不料越說越難聽，衆賊黨面上，已帶憤怒鄙夷之容，一時急急交加，愧憤難當，怒喝，你這豬狗，自不小心，還敢血口噴人，胡四弟在此，還有兩位弟兄，均是明證，平日強橫無理，誰都受氣，如今欺到我的頭上，好在人證皆全，先按家規，我再向衆憑公評理便了，說罷，揚手一刀，便要朝胸斫去，旁立兩賊，怒喝頭子如何不容說話，就按家規，也等問明不遲，老賊手下，原有幾名心腹死黨，見二賊其勢洶洶，老賊已往後退，也忙拔刀上前，一言不合，便動起手來，雙方正亂作一堆，忽聽船蓬上，大喝道，無知瞎眼狗強盜，竟敢傷天害理，欺凌孤寡，今日惡貫已盈，叫你知我利害，聲才入耳，十餘片寒光，已似暴雨一般，當頭打倒，這時，老賊已避入艙中，由一死黨，把住入口，不令叛黨攻進，正在同聲急呼，有話好說，不要動手，盜黨卽分兩派，平日彼此懷恨，暗鬥已久，當初原是老賊，排除異己，陰謀離間，本定這次回寨，引使火併，爲了船老大和狗子，爭奪淑華，心中憤恨，因救狗子，挾制老賊，說了幾句閒話，受傷以後，知道老賊，陰險

凶毒，回去必難活命，越發心橫，就此翻臉，把平日所知陰謀，連同當夜禽獸行爲，全數說了出來，於是引起凶毆，一發不可收拾，船上地窄，有的還在對打，有那平日積怨較深的，一聲招呼，紛紛拔刀上岸，拚鬥起來，老賊作法自弊，本意平日下好閒棋，到了時機，一舉發難，把那些暗中怨望，性情強橫的幾個，下手除去，不料禍發太快，正急得雙腳亂跳，忽聽蓬頂，有人發話，同時打下一串暗器，船頭羣賊，當時畢命，倒了好幾個，這般賊黨，大都持有火把燈籠，有的已先插好，有的還拿在手上，人一倒地，當時息滅了一大片，內有兩個受傷較輕的，已各忍痛，縱向岸上，回頭一看，船篷上祇得一個敵人，胆又壯了起來，二賊恰是老賊一面，忙喊，諸位弟兄，自己人不必爭鬥，先同對付敵人要緊，隨說，隨將所中暗器，由腿臂間，拔出一看，乃是一片形如柳葉的飛刀，比紙厚不了多少，鋒利無比，正喊，敵人暗器利害，岸上羣賊，見此形勢，忽然醒悟，忙即停鬥，喊殺上前，內中一賊，年紀較老，見同黨勝臂，鮮血直流，拿着一口形似柳葉的刀片，搶前接過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厲聲急呼，不可妄動，問明來歷，再打不遲，話未說完，忽聽暗影中，有一女子笑道，狗強盜惡貫滿盈，乖乖丟了兵器跪下，聽我兄妹發話，或者還能撞撞運氣，否則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不信，先給你們看個榜樣，羣賊因怕敵人飛刀利害，雖在同聲咒罵，喊殺上前，全都有些胆寒，不敢朝船篷上少年進逼，再聽同黨警告，心更發慌，方一遲疑，隨同少女語聲來處，又有兩賊，應

聲而倒，這次連暗器影子，均未看見，祇聽賊黨驚嘩，便同倒地，內中一個，正是方才拔出過飛刀的一個，已然斷氣，竟不知是怎麼死的，緊跟着，又聽船篷上少年喝道，爾等再不跪下，等我問明罪狀，再行發落，就來不及了，說罷，又是五片寒光，電馳飛來，一齊打向另一受傷賊黨身上，一聲怪叫，倒地身死，過去一看，那五片柳葉飛刀，一起打在頭上，那髮輕飄飄，又小又薄的刀片，竟能穿皮透肉，深嵌頭骨之內，無一虛發，不禁胆落魂飛，那裏還敢對敵，經此一來，全被鎮住，方才發話的老年賊黨，首先把刀丟下，將手連搖，急呼二位英雄，可是姓彭麼，篷上少年，剛說得一句你這老賊，到有一些眼力，少女已由黑暗中，走了出來，問話那賊，名叫水老鼠向五，從小便作水賊，川江上下游，水旱兩路，有名人物，全都知道，一聽對方發話，又認得那飛刀的來歷，一聽這等答法，首先跪下，忙朝同黨急呼道，這二位想必是萬縣彭家二位小俠，我們動手，祇有早死，還不快跪下來，求二位小俠饒命，或許還能得到一點哀憐，羣賊雖不認得這一雙少年男女，但是萬縣彭氏老少三俠的威名，遠震川湘，家傳柳葉飛刀，便是標記，向五又是賊黨中的智多星，位分僅在老賊陳玉堃之次，平日羣賊亦甚信仰，又見少年所用飛刀，百發百中，剛一露面，便打死了好幾個，當此生死關頭，誰不惜命，全都跪倒在地，有的連手中器械，也就拋去，少女見天空浮雲，雖散去不少，月光依舊常被雲遮，並不甚亮，見盜黨跪地之後，手中火把，全都丟掉，光景又轉黑暗，就命二

賊，把地上火把拿起照亮，再命向五，去將船上老賊，綁來發落，向五帶了二個同黨，應聲走去，老賊陳玉堃，見此情勢，早嚇得面無人色，周身亂抖，想要逃走，一面是江，自己不會水性，幼年雖曾習武，本領不高，全仗機警詭詐，擅用權術，才有今日地位，平常祇是發號司令，從不親自動手，養尊處優，功夫早已拋掉，水中逃走，萬不可能，岸上又有敵人，和許多叛黨，正是憂惶無計，忽見心腹同黨章金兒，一手持刀，把住前艙入口，始終不曾離開，知其強豪心實，對己忠心，忙把他一拉，悄聲說道，如不是我，大家那有今日基業，想不到他們會變心，致被敵人乘虛而入，如往岸上逃走，必被敵人擋住，你水性甚好，如能救我出險，必有重報，正說之間，忽聽蓬頂少年說話，羣賊已向敵人投降，紛紛跪倒，內有兩人，雖然隨衆下跪，手中兵器，並未丟掉，目注前面少女，滿臉悲憤之容，知這兩人最是強橫手黑，殺人甚多，又是自己心腹同黨，必是自知所行所爲，難於活命，似想待機發難之狀，敵人共祇兩個少年男女，如能抽空除去一個，剩下一人，便好應付，萬一所料不差，許能戰敗爲勝，也未可知，心念一動，立生詭計，悄告章金兒，令其照計而行，剛商量好，向五已同了兩個賊黨，趕上船來，老賊正和同黨密計，耳聽上面步履之聲，蓬頂少年，似已離去，忙令章金兒，朝上窺探，說是敵人，不知去向，心中一寬，見向五同了二賊走來，暗忖此人，原是盜夥，因和我勾結，互相扶助，才坐了第二把交椅，因回來二賊，又是自己黨羽，以爲可以商

量，不等近前，剛低喚了一聲五哥，向三已聽出他罪魁禍首，敵人全是爲他而來，不是縱容狗子，逞強好色，怎會鬧下這樣大禍，心中恨毒，同來二賊，雖是老賊一面，一個却是向五表姪，一個又是多年相交的死黨，交情比起老賊更厚，一見金兒，持刀旁立，老賊驚慌情急之狀，業已看出他的心意，便和同來二賊，暗罵不知死活的老鬼，便你今夜，能逃活命，我和衆弟兄，也容你不得，先和二賊當發一暗號，令其留意，今夜情勢凶險，千不該，萬不該，縱容令郎，做出這樣逆倫之事，又不知用什麼方法，把老三的腿斷去，卽此已犯衆怒，又不小心，把兩個大對頭引來，彭家老少三位的威名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休看祇得兩個敵人，我們再加一倍，也非對手，何況來的，未必就此兩位，想逃決是無望，依我之見，不如放值價些，乖乖上岸，聽人發落，這兩位小俠，爲你而來，你雖不能免死，衆弟兄却可保全幾個，你也這大年紀，害人一輩子，結果一場空，連個兒子都保不住，活在世上，也是無趣，何況你那行爲，已犯衆惡，衆弟兄已全背叛，不會饒你，落到他們手內，死得更慘，不如乖乖跟我出去，敵人要是祇誅首惡，能放掉幾個，大家感你好處，紙總和你燒上幾張，你又無兒無女，有一個寶貝兒子，成了水鬼，莫要死後，爲惹人恨，遇到過年過節，連羹飯也吃不到一口，何苦來呢，老賊雖然陰沈，越聽對方所說，越覺刺耳，由不得氣往上撞，本意同來二賊，乃是平日勾結的黨羽，忙使眼色，想令下手，將向五殺死，再作計較，不料二賊，竟如未見，剛想起二

賊和向五交情更深，心中一驚，暗罵自己糊塗該死，幸金兒倒是忠於老賊；站在一旁，已聽不下去，方喝，向五哥如何這等胆小怕死，聽人宰割，話才出口，不料平日人緣太壞，祇知仗老賊寵愛，得罪人多，同來二賊，本有嫌怨，來時，又經向五暗中指教，早就防到老賊怕死，詭計又多，想出花樣，一看神情不對，勢下下手，雙刀齊下，金兒立被斫翻在地，老賊所打脫身之意，全成夢想，嚇得心裏冒火，戰兢兢說道，三位老哥子，不要動手，容我一言，我多年積蓄，金銀甚多，俱藏在離此十里的江灘石洞之內，無人得知，我知你們，水性甚好，此時正當潮長水急之際，好在敵人，祇得兩個，均在岸上，如將纜繩錨索斬斷，即速逃去，順流而下，船一離岸，敵人便追不上，祇能逃得活命，願將洞中金銀獻上，我也洗手出家，你們全收財主，還可保全性命，免得去向敵人哀求，能否保全，尙不可知，你看如何，向五聞言，便問藏金石洞，現在何處，如何去法，老賊見被說動，心中暗喜，忙答，事不宜遲，先將此船開走，路上再說，不是一樣，向五見同黨中有一人似爲藏金所動，面現驚喜之容，忙答，這樣也好，我已來了些時，恐怕敵人疑心，最好假裝把你綁上到了船頭，冷不防一斷船纜，立時開走，免得敵人生疑，縱上船來，連我們一齊帶累，誰也休想活命，老賊見同來二賊，面有喜容，無一開口，信以爲真，忙說，還是你們義氣，事不宜遲，越快越好，一面假作抗拒，高聲咒罵，向五也親自動手，將老賊拖到船頭，忽然反剪兩臂，將其綁緊，老賊見

綁甚緊，心中生疑，低聲急呼，五哥如何真綁，向五悄答，不這樣，怎會相信，敵人就在岸上，不要開口，老賊方說，後面還有船纜繫住，快些分人下手，遲便無及，內中一賊，誤認向五，真個想逃，剛一轉身，向五已將老賊，連腿綁好，抗在肩上，大喝道，你做夢呢，誰不知道彭老太公門下，連三尺童子，均是極好水性，二位小俠，更是出了名的水底小白龍，休說是條船，便是一條水蛇，鼠眼也被追上，你那瞞心昧己的黑錢，我也不要，祇求保得幾個弟兄性命，就是萬幸，隨說抗着老賊，往岸上跑，同行二賊，也被提醒，慌不迭，跟縱趕去，老賊才知上當，料定非死不可，正是心寒胆裂，忽聽前面嗚叫之聲，又有二賊倒地，原來這夥賊黨，大都天性凶橫，殺人甚多，內有二賊，更是心黑手狠，作惡多端，雖然隨衆跪倒，自知難於活命，無奈敵人，飛刀利害，難於逃走，暫時不敢妄動，所用兵器，仍握在手中，跪在羣賊後面，打算待機動手，及至向五奉命走後，空中浮雲盡退，清光大來，明如白晝，月光照處，忽然發現蓬頂上敵人，不知何往，面前祇有一個少女，背上雖插着一口寶劍，並未拔下，左手撐腰，右手指着前面羣賊，正在喝問以往經歷出身，殺人多少，內中一賊，恰與老賊同船而回，認出敵人，便是日間所遇賣花少女，來路相遇，調戲過他，越知凶多吉少，心中叫不迭的苦，跪處離水較近，索性逃走也罷，因和老賊，一般心理，以爲敵人，共祇兩個少年男女，賊黨人多，又恐萬一逃走不脫，豈不冤枉，意欲暗放冷箭，乘着另一敵人，不在眼前，

先殺死一個，既免窮追，又可報仇，就被少年擒回，也夠了本，主意打定，乘着對方和前面同黨，問答之際，互相打一招呼，便即下手，二賊恰巧都會暗器，一個悄悄取出弩箭，首先發難，朝少女冷不防，連珠射了三箭，一個持鏢就打，向五想攔無及，祇見少女身形一晃，鏢箭紛紛落地聲中，內中一賊，突然怪叫一聲，翻身跌倒，另一賊比較胆小，揚手一鏢打出，也不問打中與否，轉身便往江邊跑去，本意向五有名的水老鼠，見多識廣，向無虛言，對於敵人，那等害怕，必有原因，雖想逃命，行刺却非本心，比較情虛，正往前跑，忽聽一聲清叱，一條人影，帶着一股急風，已飛將過來，賊聲不好，回刀待要斫去，猛覺頸上風生，眼前寒光一閃，連肩帶臂被少女一劍斬斷，當時鮮血狂噴，死於就地，大半條人臂，帶着那口剛刀，映着月光，飛起兩三丈高下，方始搖搖下墜，賊黨祇知少年，是個強敵，方才雖有二賊，被暗器打死，並不知是少女所為，後來二賊一死，看出利害，全都嚇了個胆落魂飛，無一敢動，老賊見此情勢，越發嚇得亂抖，耳聽向五，朝衆賊黨喝道，我說的話，你看如何，如信老鬼的話，豈不全送死，就這樣，能否保全幾個，還要二位小俠，是否開恩呢，話未說完，忽見側面沿江崖腰上，跑來一人，脇下挾着一男一女，到了少女面前放下，笑問，怎又殺死兩人，向五忙將老賊放倒，跪說前事，一面招呼羣賊，跑將過來，聽候發落，老賊已急暈過去，原來少年所挾一男一女，正是狗子，和使女秋棠，已全醒轉，狗子上衣，已全脫去，撕成

碎條，手脚均被布條綁緊，還在嘔吐，秋棠手中，還拿着一把尖刀，先朝少女跪倒，哭問主母今在何處，如何未見，少女笑答，你主人現在岸上，先前不知賊黨虛實，惟防照顧不及，將他藏起，才來除這軍賊，不料全是膿包，本想一網打盡，因思他們再三哭求，又問出以前，祇在江中，偷偷摸摸，不是萬不得已，輕易不肯傷人，謀財雖多，害命却少，自從老賊，七八年前入夥，仗着詭計險謀，挑撥同黨火併，不滿一年，便由他做了盜首，由此無惡不作，現在打算問明情由，分別發落，他們已知我兄妹利害，決不敢再妄動，你往那岸上，請你主母下來，當面報仇出氣便了，話未說完，淑華最難念的，就是秋棠，因見江流太急，狗子尙未被賊黨救起，何況是他，深悔自己輕視賣花女子，一時心慌太甚，急於求死，以至秋棠先發，誤了他的性命，又見彭氏兄妹，那高武功，賊黨傷亡許多，餘下全被鎖住，兵刃暗器，也都拋掉，驚喜交集之下，回憶前情，正在傷心，忽見少年，由沿江危岸上，挾了秋棠狗子，飛馳而來，所穿緊身衣裳，不知何物所製，映着月光，閃閃生輝，面上好些水漬，身上却無濕痕，秋棠却是通體水濕，又是心喜，又是心疼，想起船上衣服甚多，欲令更換，不等招呼，先就覓路爬下，剛到半岸，秋棠已自尋到，主僕二人，挽手同下，全都悲喜交集，出於意外，秋棠見淑華流淚，想起一事，氣憤憤道，主母不必傷心，我們去尋小畜生算賬，淑華忙喊，你到船上，換了衣服再去，秋棠已如飛往前趕去，因是大脚，雖在江中，把鞋失去，襪子還

在，路又不平整，跑到狗子面前，見狗子仰臥地上，正在哭喊饒命，想起前情，恨他不過，便用泥腳，朝着狗子頭臉上，猛踏了一下，狗子原會一點水性，先前落水時，秋棠本來不免毒手，也是命不該絕，又是拚命，死活已置度外，狗子頭頸，先被掐緊，祇顧想把秋棠的手分開，未先傷人，剛一入水，便是悶死過去，秋棠吃江水一噎，也是暈死過去，於是二人，全都抓緊對方，順流而下，醒來發現身旁，站着日間駕舟的少年，狗子橫攔在一根樹幹之上，正在順口流水，還未醒轉，恨到極處，哭喊一聲，便要上前拚命，吃少年攔住，說起遇救經過，才知身剛入水，少年便由蓬頂跳下，流出不遠，便被救起，因防賊黨人多，虛實未知，準備把秋棠藏好，救醒狗子，將其捆綁，相機行事，決不容他活命，快上岸時，發現水中二賊追來，正在水中亂抓，一劍一個，相繼殺死，到了岸上，先把秋棠救醒，又將狗子長衣，撕成布條，就要捆綁等語，話剛說完，狗子也回醒過來，見秋棠和一少年，同立面前說笑，還不知道利害，縱身上前，舉手便抓，剛罵得狗子頭三字，猛覺脊樑上，好似中了一把鋼鈎，痛澈心肺，一聲慘嗥過處，已被少年夾頭一把抓起，甩向地上，秋棠也自醒過，連踢帶打，狗子從小嬌生慣養，幾時受過這樣痛苦，急得哀聲慘嗥，哭喊饒命，少年止住秋棠，將狗子用布條，反綁起來，笑道，你小小年紀，如此忠義，實是可嘉，暫時不必打他，你主人遇救，我還要去接應，此時雲霧雖消，月色昏茫，時明時暗，這把刀乃是水中賊黨之物，被我奪來，你在此看

守狗子，如敢呼喊求救，便用刀背打他，祇不可殺死，等我擒到老賊，還要叫他親眼看點惡報呢，春寒有風，你剛出水，想必怕冷，暫且忍耐，不多一會，我就回來了，秋棠依言，把刀接過，正在跪地拜謝，少年已匆匆回身往水中鑽去，狗子還想秋棠年幼，容易受騙，買放，剛一開口，便吃秋棠，照肩頭一刀背，疼得連聲慘叫起來，秋棠想起少年行時之言，恐將賊黨引來，抓起一把泥土，朝狗子口中塞去，不料內有鳥糞，狗子聞得一股腥穢之氣，一個噁心，連同未吐完的江水，也嘔了出來，秋棠厭恨之下，又朝腿上，抽了幾刀背，疼得狗子，滿地打滾，又不敢喊，祇得顫聲哀求，秋棠姊妹饒命，無論何事，我全答應，祇要容我活命，要多少金銀都有，秋棠罵道，想不到你也有今日，你這豬狗不如的畜生，也配喊我姊姊，你那臭錢，我也不要，祇將狗嘴閉上，等恩人回來發落，就可免受好些活罪，狗子見什麼都不動，再往下說，才一開口，必遭毒打，祇得住口，當夜江風甚涼，又剛出水，秋棠周身雖也濕透，衣服未脫，又當死裏逃生，眼看仇敵受報，高興頭上，還好一些，狗子平日酒色淘廝，淹死還魂，偏體鱗傷，自知凶多吉少，必無生理，衣服又被撕裂，上身全裸，江風陣陣，透體生寒，連痛帶冷，苦不可言，隔了一會，少年回轉，說老賊全被制住，如等船來延時太久，衣服也不好換，索性由我挾了你們，去到前面，船上換衣，再報仇罷，說罷，一手挾了秋棠，一手挾了狗子，沿着江邊危崖走去，秋棠見了淑華，想起前仇，又踹了狗子一脚，才往船

上走去，狗子剛把腹中陳食，連同苦水嘔完，又吃秋棠一脚，鬧了滿嘴髒土，急得口鼻不住哼吃，哀聲慘叫，亂嘔不已，老賊也自醒轉，橫臥地上，手足不能轉動，見愛子赤着上身，滿頭泥沙浪藉，偏體傷痕，鮮血直流，不住哀聲慘嘯，哭喊爺爺奶奶，饒我狗命，一邊往外嘔吐，身受奇慘，不由心如刀割，先朝彭氏兄妹哭喊道，小爺爺，小祖宗，什麼惡事，皆我一人所爲，千刀萬剮，我自承當，與我兒子無關，如能饒他狗命，情願獻上贖命金銀，祇求饒他一命如何，少年怒喝，近年常聽人說，川湘間出了一條無名賊船，常時謀財害命，造孽甚多，偏不知他名姓下落，出沒無常，一年祇有幾次出動，形跡隱祕，不易尋踪，也曾命人，幾次查訪，終無下落，近日聞報，才知內中有一老賊，爲首主持，狡猾異常，無事時，照舊經商，不現絲毫痕跡，每次行劫，必要探明商客細底，值得下手，方始發難，照例不留活口，事後必將原船改裝，所劫財貨，均要過上些時，改頭換面，方始出外銷售，祇看出船客，稍爲行跡可疑，或是常跑江湖的人，略會一點武功，那怕堆滿金銀，也不下手，內有兩次，我們派出的人，已然裝成商客上了賊船，均未看出，端的陰險狡猾，無與倫比，我爹爹退隱已久，先還不知此事，後來聽說，連派多人，均未查見，上月忽又聽說，有一家寡母孤兒，扶柩回籍，突在附近江中失蹤，後由江中，發現浮尸，才知遇害，因此大怒，一面發動傳牌，由灌縣起，直達湘江，沿途搜索查探，不久探出有一大紅船，乃一姓陳老年商客自備，往來載貨，

向無定期，才生疑心，一面命人，在水路碼頭，加緊查訪，一面命我兄妹，自駕小舟，沿途尋蹤，也是你這老賊，惡貫滿盈，賊船雖被我們發現，先見船中，所載女客，乃是隱居溫泉峽的官眷，與你兄妹相稱，帶有男女下人，以爲看錯，幾乎放過，誰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如不爲狗子貪色，急於逆倫犯上，由小三峽，溯江而下，我們也不會生疑心，因你推說辦貨，改道上游，回往老巢，這一繞路，被前見的人發現，忙回送信，我因屢次撲空錯認，惟恐老太公生氣，也未奉告，便駕小舟追來，本來還拿不定，後在無意之中，救起常升，此時他已落水淹死，順流而去，中途被一漁船，救了起來，我正遇上，等他醒來，問知前事，斷定不錯，命人將他送走，忙又追來，一時腹飢，不知賊巢，是在老王壩，偶往酒樓用飯，打算吃飽再追，無意之中，與你相遇，聽出好些陰謀毒計，才由我妹子，借着賣花爲由，上船查探，可笑賊黨，還敢無禮，如非常地還有人家，恐累好人，你們當時，早已死他劍下，經此一來，雖累他主僕二人，受了虛驚，一個還幾乎淹死，他父子却是現世現報，你那同黨，也被一網打盡，如此正是惡貫滿盈，不爲要知道報應，狗子早已殺死，也不帶他來了，隨令賊黨，自吐罪狀，羣賊自是異口同聲，推在老賊父子身上，老賊見此形勢，嚇得周身亂抖，又朝淑華哀嗥求救，請代講情，淑華天性仁慈，見滿地鮮血，賊尸狼藉，已然胆小害怕，又聽出老賊父子，將遭慘殺，那裏還敢看他，後聽老賊連呼姑太太，哀號不已，心中一軟，剛要回

身，問他幾句，秋棠已換了一身乾淨衣服，手持尖刀，匆匆趕來，見小賊還未曾死，老賊又向淑華，哀聲求救，惟恐發生變故，忙向彭氏兄妹跪請道，這兩個畜生，狼心狗肺，黃昏前威逼我謀害主母時，親口說他，這些年來，死他父子手內的人，有好幾百，上月有一女子，爲了不肯從順小賊，被他綁起，先姦後殺，同船男女十七人，無一活命，就請將此老小二賊，交與我們主僕手刃報仇如何，少女首先說好，少年笑道，你小年紀，初次殺人，那有這大膽子，我還要多收拾他幾下，替那些屈死冤魂報仇呢，秋棠慨然答道，恩人放心，我譬如方才淹死江中，有什麼害怕，想起他那禽獸行爲，和對我所說那些不要臉的怪話，恨不能咬他幾口，才稱心意，決不會便宜了他，說時，老賊見那秋棠，手握利刀，侃侃而說，滿臉都是殺氣，狗子也嚇得連聲驚叫，滿口祖宗奶奶亂喊，語聲戰抖，神色慘變，情知難免，急得嘶聲哭喊，二妹聞恩，情願殺我，饒你姪兒一條狗命，秋棠怒喝，老鬼你還想活命不成，主母就肯饒你，我也不容，說罷，一刀先朝狗子腿上砍去，無如手中牛耳尖刀太輕，氣極心忙，沒有看清，狗子腿上，綁有好些布條，一刀下去，祇將布條斬斷了些，狗子害怕，再一打滾，刀便滑過，並未受傷，耳聽彭氏兄妹，身後發笑，心更發慌，又愧又憤，忙把刀柄反握，改斫爲刺，一刀照準狗子大腿上扎去，狗子瞥見明晃晃的尖刀，刺上身來，不禁胆落魂飛，急喊得一聲媽呀，全身就地迸起，待往旁邊滾去，秋棠見狗子滿地亂滾，恐又扎空，趕將上去，一

刀扎下，本來手慌心亂，狗子再一打挺，一下扎歪，撲刺一聲，扎在大肚子旁邊，直刺進去，秋棠用力太猛，一見刺穿，連忙拔出，狗子負痛慘號，橫迸起三尺多高，當時痛昏死去，那刀本已透穿肚皮，再經狗子，拚命一掙，一股鮮血，立時湧起，隨刀而出，濺得秋棠滿身都是，初次殺人，年紀又小，先是想起前事傷心，一時悲憤，怒火頭上，及至一刀刺穿，鮮血直流，狗子連驚帶痛，已然暈死，還濺了一身鮮血，由不得手中一軟，噁呀一聲，便是鬆手丟刀，倒退回來，吃少女一把拉住，笑道，我們說你不行，你還不信，狗子雖未制命，也快斷氣，真個便宜了這禽獸，老賊見狗子暈死，肚腸外流，鮮血滿地，料知醒來，也難活命，悲痛已極，反到氣壯，剛嘶聲急叫，怒喝秋棠狗丫頭，待向淑華主僕破口大罵，少女已走上前去，伸手一捏，老賊下巴，便掉了下來，鼻中祇管慘哼，兩隻豬眼，向外怒突，似要冒出火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淑華忍不住偷看了一眼，覺得慘不忍睹，忙即回過身去，對少女道，姊姊拉倒了罷，少女見狗子，也痛醒過來，疼得不住哀嗥，老賊惡睛怒突，淚水長流，偏說不出話來，祇將頭連搖，疼得滿頭大汗，父子二人，全是神情慘厲，戟指喝道，照你父子所行所爲，一死不足蔽辜，本想凌遲碎剮，爲那些被害人洩恨，祇爲秋棠一刀，刺破狗子肚腹，轉眼必死，這位姊姊，又太心軟，這才給你一個痛快，說罷，把手一揚，奪的一聲，狗子忽然住口，秋棠過去一看，頭上打穿一個小洞，腦漿外流，人已死去，老賊目睹愛子慘死，身遭惡

報，自己又是口張不開，連痛帶急帶傷心，二次暈死過去，少女又要下手，吃少年攔住，說老賊害人太多，不能太便宜他，留到末了，再行發落，隨將衆賊黨，喚至面前，問知賊巢中，祇有幾個婦女，向衆喝道，爾等爲惡害人，已全遭報，剩下你們九人，再三哀求，方才又未絲毫抗拒，雖從寬免，饒你性命，就此放走，難免害人，現爲你們，各留一個記號，再將眞力卸去，以後如作小本營生，改惡向善，自無話說，這川湘一帶，祇敢再有惡跡，被我擒到，休想好死，再說，眞力已散，此時休說持刀殺人，稍爲用力，便吐狂血而死，能否改頭換面，全在你們，少時可將老賊父子尸首掩埋，把船上血跡，打掃乾淨，選出三人，送他主僕回去，如無二心，去的人還可格外開恩，免留記號，但這三人，必須以前不曾親手殺人，由你們自行選出，如有虛言，或是賊巢中，還藏有餘黨，我往查出，仍難免死，下餘九盜黨聞言，到有七個力說，以往殺人，均是老賊，船老大，和死的幾個賊黨所爲，下餘不是無什麼本領，便是不得老賊歡心，祇在寨中留守，或是隨同操舟，運銷所劫貨物，未殺過人，彭氏兄妹，早已留心，這類話已然考問過兩三遍，知非虛語，無奈前言已發，不便改口，正自尋思，向五忽和另兩同黨，慨然說道，他們實在未殺過人，因老賊陳玉堃，人太奸滑，照例把人分成兩班，一半在水上作強盜，謀財害命，一半無事，爲他開墾田地，劫來貨物，再由他們扮成客商，出去販賣，我是第二頭領，雖然曾隨老賊動手，這兩個弟兄，也會在內，現蒙小爺

饒命，我也不敢隱瞞，但他七人，雖然水賊，從未親手見紅，我此時天良發現，情願由小爺，將我三人，脚筋挑斷，回往老家，種地經商，了此一生，這七個弟兄，還望小爺格外開恩，另二盜黨，也同聲自承，跪代七人求恩，淑華在旁，暗忖，這次回家，須要他們駕船，正可買好，又想起老賊，方才想逃，彼時祇剩少女一人，極易逃走，全仗向五，將其擒回，便在一旁，代說好話，彭氏兄妹，互相笑道，想不到這夥毛賊，到有義氣，又看在这位姊姊而上，一體從寬，連這三人，一同免留記號，爲他點上穴道以後，祇不和人動武縱跳，稍爲用力，也可無妨，少時我往賊巢查看，有無餘黨，就照此辦法便了，羣賊聞言，歡聲雷動，均覺出於意外，忙朝淑華，和彭氏兄妹拜謝不迭，彭氏兄妹，又朝羣賊，詰誡了幾句，令其分頭下手，先將賊船，打掃乾淨，將老賊吊在樹上，令其觀看，淑華見老賊，凶睛怒突，倒吊樹上，又被秋棠，拾起一柄鋼刀，用刀背在腿骨上，打了好幾下，疼得周身不住搖擺，下巴已掉，不能說話，祇是喉嚨裏，不住哼聲怪叫，狀甚慘厲，幾次想代說情，殺死了事，秋棠力阻，說主母你不知道，投水死的人，有多難受呢，主母方才差一點沒有受害，此時看他可憐，却不知受害的人，那是多慘，正爲讓他現世現報，多受一會，管他做什，常升還不知道怎麼樣呢，淑華聞言，猛想起祇顧忙亂，常升下落，還未聽說，自己蒙人救命之恩，也還不曾請問姓名，少女正由船上走來，笑說船上業已打掃乾淨，哥哥現往賊巢查看，少時就回，請上船罷，淑華

笑道，我蒙賢兄妹，救命之恩，因見太忙，未及請教，還望姊姊願諒，說罷，拜了下去，少女連忙拉起，笑道，姊姊比我年長，不可多禮，難得你我一見如故，小妹想和姊姊，結爲姊妹，尊意如何，淑華忙答，姊姊飛仙劍俠一流，妹子求之不得，少女笑道，既然怎樣，爲何還要客氣，喚我姊姊，淑華連忙改口，笑問道，祇願說話，還忘了請問芳名呢，少女笑道，妹子彭玉瀾，這裏太涼，同到船上再說罷，主僕三人，隨去船上，操舟賊黨，已加爲四人，神態十分恭謹，淑華終恐當夜殺賊太多，有他兄妹同行，是不妨事，否則却是可慮，難得彼此投契，意欲請其同行，正想如何措詞，少女已先開口，原來少女之父彭揚，乃川東大俠，水旱武功，均臻絕頂，以前隨同祖父川東五老中的彭勃，隱居北天山，後來祖父兩代，入山修道，奉命回轉川東故居，因見彼時盜賊橫行，商客受害甚多，仗着門人子姓，和兩代世交，均有一身驚人本領，欲爲桑梓造福，決計把全川盜賊，一起除去，費了兩三年的光陰，果然如願，由此威名遠震，江湖上賊黨，一聽彭家子弟兵，個個胆寒，近數年來，彭揚年老喜靜，又因得子太晚，四十歲後，才生了一兒一女，男名彭濤，女名玉瀾，全都聰明英秀，從小練有一身武功，想起近二十年，所殺盜賊太多，這類雖是極惡窮凶之輩，其中難免沒迫壓於飢寒，不是本心，好在近年川中盜賊，多半斂跡，雖有些成名大盜，多半年老歸隱，愛兩川風土物產之美，來此隱居，輕不出手，再不便是往來路過，雙方均是多年盛名，平日井水不犯河水，兩

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誰也不願無故生事，除却一些不知名的毛賊草寇，偶然打劫而外，已比前些年相差天淵，於是變計，除非真有多人受害，連傷人命，或是有人求上門來，已不再多事，近年因聽江湘間，出了一條奇怪賊船，每年總有幾次，謀財害命，偏是行蹤詭秘，難於捉摸，彭揚才生了氣，隨命子女門人，出來查訪，欲爲行旅除害，與淑華相遇之後，雙方一見投緣，事完再一細談，淑華見玉瀾，秀外慧中，文武雙全，又受救命之恩，加上好些感激，越談越投機，玉瀾見淑華，美艷如仙，溫柔靜好，令人自生親切之感，也是喜愛非常，雙方約定年庚，就在船上，拜了姊妹，船家雖是盜黨，震於彭氏兄妹威力，見同黨死得那樣慘法，驚魂乍定，互相提說前事，已全胆寒，悔禍後從此改頭換面，全成小康之家，比起以前，受老賊和幾個強橫有力的同黨，欺凌挾制，常被打罵，稍一違忤，立有性命之憂，要強得多，又因淑華曾爲講情，心生感激，奉命操舟的，固是奉承惟恐不至，下餘諸賊，也都忙着侍候，巴結非常，見天已深夜，船上帶有不少鷄鴨魚肉，各種菜肴，原是老賊買來，想爲狗子喜筵之用，全都現成未動，恐三女腹飢，便有兩個會烹調的，在船頭上，升火煮飯，配製菜肴，不多一會，備好一席極豐盛的宵夜，盛設出來，彭濤原帶向五，去往賊巢，查看有無餘黨，並將所有財貨搜出，責成向五，向衆分配，限令十日之內，全數遣散，並將盜窟房屋燒去，一切停當，

也正趕回，淑華主僕，又朝彭濤拜謝，請同入坐，彭濤笑答，如今諸事辦完，天也快亮，祇剩老賊一人，還未發落，待我去去就來，說罷，帶了四名賊黨，往岸上走去，三女過窗遙望，見老賊被人放下之後，立時跌下，代他捋好，又給他喝了一點酒，雙方問答了一陣，老賊已是鬥敗公鷄，戰戰兢兢，跪在地上，絲毫不敢倔強，神情十分可憐，淑華不忍再看，方要回頭，忽地玉瀾身旁急呼，哥哥留意，岸上有人，同時，瞥見先前藏伏的崖頂，有一白影，由崖地好幾丈的危崖之上，疾如飛鳥，朝着彭濤身前飛墮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大俠狄龍

第五集

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

一九四九年六月

著者 還珠樓主

出版者 正氣書局

總發行 正氣書局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電話九三〇六三

各埠書局均有代售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